

山東早期佛教造像考

——劉宋至北魏時期*

李玉珉

國立故宮博物院

書畫處

提 要

西晉滅亡以後，山東成為羯、鮮卑、氐和漢等族的爭奪之地。西元410至469年期間，該地屬南朝東晉和劉宋的轄區，與南方文化血脈相連，造像風格與南朝無異。皇興三年山東入魏以後，佛教造像可以分為北魏中期和北魏晚期兩個階段。北魏中期，山東一方面繼續受到南朝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河北的因素。北魏晚期，佛教造像的數量急速增加，無論從人物造型、菩薩的衣服樣式、背光的裝飾，以及脇侍菩薩所踏的螭龍銜蓮的設計等，都展現了該地的地方特色。正光時期，山東樣式已孕育成熟。

在造像題材方面，山東早期造像和河北的關係密切，彌勒和觀世音二類造像的數量最多。其中，佛裝的彌勒像的數目又遠遠超過菩薩裝的彌勒像，反映出該地彌勒的下生信仰要比上生信仰流行。

關鍵詞：山東、劉宋、北魏、佛教造像、彌勒、觀世音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北魏佛教藝術研究II」(NSC91-2411-H-136-004)的研究成果。承蒙《故宮學術季刊》兩位審稿教授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在此謹申謝忱。

一、序　　言

山東¹古稱齊魯，地處海陸交通樞紐，東漢時期篤信佛教的楚王英（?-71）和笮融（活動於西元二世紀末）的活動範圍即在魯南、蘇北一帶，所以山東是我國佛教發展較早的一個地區。1954年山東沂南發掘了一座東漢末年的畫像石墓，該墓中室的中央立有一根八角擎天柱，在這根擎天柱南、北兩面的上層各刻一尊頭後有圓光的立像。²1990年山東鄒城市郭里鄉高李村發現了一座東漢畫像石墓，在前室後壁一塊畫像石的左上方，出現了六位光頭無冠、拱手而坐、可能是僧侶的人物。³此外，在滕州市出土的一塊東漢末年畫像石上又刻畫著六牙白象的圖像。⁴這些頭後有圓光或似僧侶的人物，以及六牙白象的石刻，顯然都受到佛教的影響，是東漢時佛教曾在山東流傳的具體證明。

早在二十世紀初，西方的考古學及美術史學者就曾展開中國雕刻與石窟摩崖的普查工作，山東當然也在其中；⁵日本學者關野貞和常盤大定在中國調查史蹟時，也會進行過山東的寺院、石窟摩崖和造像的記錄工作。⁶F. S. Drake於1938年所發表黃石崖造像的論文，⁷是研究山東造像的肇端，不過此文為一篇考古簡報

1 「山東」一詞隨著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有不同的定義，在此有必要稍作釐清。戰國時代，秦據關中，稱崤函以東的六國為關東或山東。秦漢時期，關中與山東的對立狀況逐漸消失，山東一名也出現了廣狹二義，廣義者則指崤函以東或太行山以東，而狹義者則指齊魯地區，範圍與現在的山東相近。（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山東〉條云：「秦都關中，以六國為山東。……然漢時亦有稱齊魯為山東者，如《酷吏傳》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州為濟南都尉。《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間，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則齊魯之號山東，非無因矣。」（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山東〉條，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十九編》（臺北：新興書局，1985，頁246-247。）在唐代，現在的山東省屬河南河北道，宋屬京東路，金改京東路為山東路，明置山東布政使司，清代迄今相沿稱山東省。由於早在漢代即有稱齊魯為山東之說，而本文又引用不少近代的考古出土的資料，報告上所公佈的地名皆為現在的地名，所以雖然以「山東」作為一個行政區劃的時代甚晚，可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本文所說的山東範圍原則上即指現在的山東省。

2 曾昭燏、蔣寶庚、黎忠義，《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圖版67、68。

3 鄄城市文物管理處，〈山東鄒城高李村漢畫像石墓〉，《文物》，1994：6，頁27、30。

4 傅惜華，《漢代畫像全集·初編》（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1950），圖版113。

5 Emmanuel 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Leroux, 1913-15);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5).

6 關野貞、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蹟》（東京：佛教史蹟研究會，1925-1929）；關野貞、常盤大定，《中國文化史蹟》（初刊於1939-1941）（京都：法藏館，1975覆刻），第7卷、第11卷。

7 F. S. Drake, "The Wei Dynasty Sculptures of Yellowstone Cliff in Shantong," *The China Journal*, 25:4 (October 1936), pp. 194-203.

式的文章，著重於歷城黃石崖造像的介紹，並未對山東造像作有系統的整理。五〇年代，中國學者荊三林⁸和閻文儒⁹也加入了研究山東造像的行列，陸續公佈了他們對山東部分石窟、摩崖造像的調查心得。不過，上述這些論文多側重於研究資料的公佈，雖然在造像內容及風格特徵的解說方面，也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可是並沒有對山東造像發展的脈絡進行探討。

1980年代以前，由於山東地區僅有零星的造像發現，所以山東佛教造像一直沒有引起學界太多的關注。1983年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的金銅造像，¹⁰數量可觀，一度引起學界對山東造像的研究興趣。丁明夷就曾對這批造像進行分析與研究，指出山東與河北的北朝造像有著一定的聯繫；同時因為博興地處濱海，距北朝政治和文化中心較遠，所以造像風格保守。¹¹這是第一篇有系統地研究山東北朝造像的論文，可惜曇花一現，當時並沒有引起學界熱烈的回響。然而自此以後，在諸城、¹²青州、¹³萊州、¹⁴高青、¹⁵泰安、¹⁶濟南、¹⁷鄒縣、¹⁸章

8 荆三林，〈濟南近郊北魏隋唐造像〉，《文物參考資料》，1955：9，頁22-39；荊三林，〈關於濟南近郊北魏隋唐造像的補充意見〉，《文物參考資料》，1956：3，頁59-61；荊三林，〈濟南郊外歷代石窟及摩崖造像〉，《現代佛學》，1958：5，頁17-21；1958：6，頁20-21。

9 閻文儒，〈雲門山與駝山〉，《文物參考資料》，1957：10，頁30-33。

10 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文物》，1984：5，頁21-31。

11 丁明夷，〈談山東博興出土的銅佛造像〉，《文物》，1984：5，頁32-43。

12 韓崗，〈山東諸城出土北朝銅造像〉，《文物》，1986：11，頁95-96；諸城市博物館，〈山東諸城發現北朝造像〉，《考古》，1990：8，頁717-726；杜在忠、韓崗，〈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學報》，1994：2，頁231-261；杜在忠、韓崗著，康培仁譯，〈山東省諸城出土の石仏について〉（一）、（二），《古美術》，101（1992年1月），頁78-85，102（1992年5月），頁75-89；杜在忠、韓崗著，康培仁、單亦平譯，〈山東省諸城出土の石仏について〉（三），《古美術》，101（1992年1月），頁91-99。

13 夏名采、莊明軍，〈山東青州興國寺故址出土石造像〉，《文物》，1996：5，頁59-67；青州市博物館，〈山東青州發現北魏彩繪造像〉，《文物》，1996：5，頁68；夏名采、王華慶、莊名軍，〈青州發現大型造像窖藏〉，《文物》，1996：5，頁59-67；青州市博物館，〈山東青州出土兩件北朝彩繪石造像〉，《文物》，1997：2，頁80-81；夏名采、王華慶，〈龍興寺的佛教窖藏造像〉，《歷史月刊》，110（1997年3月），頁4-10；山東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文物》，1998：2，頁4-15。

14 崔天勇，〈山東萊州市出土北魏銅造像〉，《考古》，1994：10，頁957。

15 常敘政、于豐華，〈山東省高青縣出土佛教造像〉，《文物》，1987：4，頁31-35。

16 吉愛琴，〈泰安大汶口出土北朝銅鑄金蓮花座等文物〉，《考古》，1989：6，頁568-569；王麗娟，〈泰安岱廟東魏造像石座〉，《文物》，1997：7，頁64。

17 房道國，〈濟南出土北朝石造像〉，《考古》，1994：6，頁571、568。

18 胡新立，〈山東省鄒縣發現的北朝銅佛造像〉，《考古》，1994：6，頁569-570、564。

丘、¹⁹ 惠民、²⁰ 廣饒、²¹ 鄄城、²² 青島、²³ 昌邑、²⁴ 臨沂、²⁵ 臨朐、²⁶ 陽信²⁷ 等地，陸續都有佛教造像的發現。由於這些造像主要是北朝的作品，山東的北朝造像遂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尤其是1988年至1990年諸城興建體育中心時，發現一處古代寺院遺址，出土了超過三百餘件的北朝石造像殘體，有些菩薩像的裝飾華麗而且繁複，前所未見。1996年青州龍興寺遺址又出土了以北朝為主的石造像四百餘軀，無論是在量或是質上，都令人嘆為觀止。這些造像不但雕鑿精美，造型多變，更重要的是，其雕製年代始自北魏晚期，下迄北齊，從中可以一窺青州北朝造像演變的軌跡。1999年7月，北京歷史博物館盛大推出「盛世重光」展，²⁸ 展出近百件青州龍興寺出土的石刻造像精品，讓更多人有機會目睹龍興寺出土北朝造像的風采。自此以後，龍興寺的造像又至世界各地，如美國堪薩斯市、東京、²⁹ 香港、柏林、蘇利士和倫敦³⁰ 巡迴展出，引起了學界對山東北朝造像濃厚的興趣。一時之間，山東北朝造像，尤其是青州造像，頓時成為中國佛教藝術研究的顯學。

回顧過去十餘年來山東北朝造像的研究成果，大體可以分為北朝造像的分期與演變以及青州佛教造像的研究兩大方向。前者的代表人物為丁明夷、劉鳳

19 寧蔭棠，〈山東章丘市發現東魏石造像〉，《考古》，1996：3，頁93-94，27。

20 惠民縣文物事業管理處，〈山東惠民出土一批北朝佛教造像〉，《文物》，1999：6，頁70-81。

21 趙正強，〈山東廣饒佛教石造像〉，《文物》，1996：12，頁75-83。

22 路明，〈山東鄆城發現一批北朝石造像殘碑〉，《文物資料叢刊》，10（1987年3月），頁194、196；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山東鄆城、成武、金鄉石刻調查〉，《考古》，1996：6，頁22-29。

23 孫善德，〈青島市新徵集一件北魏石造像〉，《文物》，1985：1，頁47。

24 王君衛，〈山東昌邑保塗寺故址出土石造像〉，《文物》，1999：6，頁82-85。

25 馮沂，〈山東臨沂現北魏太和元年石造像〉，《文物》，1986：10，頁96。

26 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文物》，2002：9，頁64-83。

27 常敘政、劉少伯，〈山東陽信縣徵集一件東魏佛像〉，《考古》，1985：11，頁1046-1047。

28 宿白等，〈盛世重光：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華觀藝術品有限公司、山東青州市博物館，1999）。

29 國立東京博物館於2000年10月24日至12月17日舉辦「中國國寶展」，展出十餘尊青州龍興寺出土的北朝造像，參見東京國立博物館，《中國國寶展》（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00），圖版123-135。

30 2001年9月至2002年7月，青州龍興寺出土的北朝造像精品33件在柏林Altes Museum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蘇利士的Museum Rietberg Zürich和倫敦的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三個博物巡迴展出，該項展覽的名稱為“The Return of the Buddha”，並出版圖錄。參見Lukas Nickel ed., *The Return of the Buddha: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6th Century from Qingzhou, China*, Zürich: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2002.

君、³¹ 松原三郎、³² 陳慧霞、³³ 李清泉³⁴ 等。其中，丁明夷與劉鳳君採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將山東的北朝造像分為北魏早期（469-約500）、北魏晚期（約500-534）、東魏（534-550）和北齊（550-577）四個階段。劉鳳君除了同意丁明夷的看法，認為山東的北魏金銅造像與河北的關係密切之外，更進一步指出，山東北魏晚期的造像是在洛陽龍門石窟藝術影響下發展起來的。³⁵ 松原三郎、陳慧霞和李清泉則採藝術史的風格分析法進行研究。松原三郎根據諸城出土的北朝造像指出，山東的樣式繁多，金銅造像保留了河北的特色，但是北齊造像則反映了山西派的影響，並可能也與南朝有關。陳慧霞雖然同意上述諸家的看法，但是又提到山東北魏正光六年（525）的張寶珠造像就已經展現了山東的地方特色。東魏時，山東樣式遂正式成立。這樣的看法也與夏名采和王瑞霞的研究結果³⁶ 契合。李清泉則認為不只是北魏時期，即使是東魏和北齊的山東造像也與河北關係密切。此外，他又指出，除了河北影響之外，山東造像中所見尖角狀衣帶的作法和小螺髮的表現，以及東魏、北齊菩薩的瓔珞裝飾等，又都與南朝造像頗有淵源。

在豐富的考古資料基礎上，青州佛教造像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涉及的層面也最為廣泛。宿白曾進行青州城³⁷ 與龍興寺沿革³⁸ 的研究，孫新生則探索龍興寺窖藏造像被毀的原因，³⁹ 宿白、楊泓、金維諾、劉鳳君、丁明夷、費泳等也紛紛撰文，探討青州造像風格的來源。宿白指出，北魏時期，青齊造像的造型、服飾與河北定州曲陽所出土的造像相近，甚至相同，河北對青齊造像的影響不容小

31 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藝術〉，《考古學報》，1993：3，頁281-308。

32 松原三郎，〈山東省出土の仏像〉，《古美術》，99（1991年7月），頁72-77。松原三郎，〈山東地方の北朝石像の一考察—諸城出土の在銘像二體を中心として〉，《古美術》，101（1992年1月），頁70-74。後來松原氏將這兩篇文章合併，並加以增補，成為〈山東地方東部造像考—とくに諸城出土佛像を中心として〉，收錄於氏著，《中國仏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123-134。

33 陳慧霞，〈山東北朝佛教造像初探〉，收錄於《雕塑別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頁42-52。

34 李清泉，〈對北朝時期山東地區佛教造像的初步認識〉，《藝術史研究》，1（1999），頁231-250。

35 劉鳳君，〈青州地區北朝晚期石佛像與“青州風格”〉，《考古學報》，2002：1（2002年1月），頁48；類似的主張亦見於劉鳳君，《山東佛像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96。

36 夏名采、王瑞霞，〈青州龍興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文物》，2000：5，頁50-61。

37 宿白，〈青州城考略—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一〉，《文物》，1999：8，頁47-56。

38 宿白，〈龍興寺沿革—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二〉，《文物》，1999：9，頁37-42。

39 孫新生，〈試論青州龍興寺窖藏佛像被毀的時間和原因〉，《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9：1，頁83-86。

觀。北齊時期，山東造像出現新的面貌則應與龜茲、粟特等西域藝術的傳入有關。⁴⁰ 楊泓結合了青州龍興寺與諸城出土的北朝造像，以及青州地區墓葬藝術的特點，提出南方影響的思維。⁴¹ 這種想法後來也得到丁明夷⁴² 和費泳⁴³ 的支持。金維諾則主張青州的北齊造像風格來源是多元的，南朝、印度、西域等地的因素皆有發現。⁴⁴ 劉鳳君又指出，青州的佛教造像應是龍門風格向東發展的延續和變革，也是與南朝文化藝術交流的結果。⁴⁵

綜上所述，近十餘年來，山東北朝造像的研究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有顯著的提昇。由於龍興寺出土的北朝造像中，北齊的佛雕溫雅秀麗，造型多變，衣式種類衆多，裝飾繁縟華美，衣紋表現的手法繁簡兼備，藝術表現比其他地區更加多彩多姿，所以學者特別感到興趣，著力最多。相形之下，學界對山東北魏造像的討論則嫌不足，還有不少可以深入探討的空間。此外，山東造像的區域特徵為何？何時才發展成熟？是否誠如陳慧霞和夏名采、王瑞霞所說，直到東魏山東樣式才正式成立？更重要的是，山東造像的區域特色產生的背景為何？這些問題都有待釐清。同時，學者們頻頻指出南朝對東魏、北齊文化影響深遠，然而西元410至469年之間，山東原屬南朝東晉和劉宋的轄區，與南方文化本血脈相連，所以是否如許多學者所言，要遲到東魏、北齊時期，南朝對山東造像才發生影響？在山東早期的造像裡，真的僅見河北因素，難道找不到一絲南方傳統的餘緒嗎？為了探索以上諸問題，本文將以山東劉宋和北魏的佛教造像為題，從有紀年的作品——包括金銅造像、單體石刻和摩崖龕窟入手，一方面希望具體鉤勒山東早期造像在風格和圖像上演變的序列；另一方面也希望探索山東早期佛教藝術的成就，指出山東樣式的區域特徵、發展成熟的時間，並說明其產生的歷史背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對上述這些課題提出一些個人的心得，看法是否正確，仍希前輩宿學不吝指正。

40 宿白，〈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文物》，1999：10，頁44-59。

41 楊泓，〈關於南北朝時青州考古的思考〉，《文物》，1998：2，頁46-53；楊泓，〈山東青州北朝石佛像綜論〉，收錄於氏著，《漢唐美術考古與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315-327。

42 丁明夷，〈繽紛入世眼雕琢盡妙諦——青州佛像斷想〉，《文物》，2000：6，頁90-96。

43 費泳，〈“青州模式”造像的源流〉，《東南文化》，2000：3，頁97-102。

44 金維諾，〈青州龍興寺造像的藝術成就——兼論青州背屏式造像及北齊“曹家樣”〉，收錄於巫鴻主編，《漢唐之間的宗教藝術與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377-396。（又收錄於氏著，《中國古代佛雕——佛造像樣式與風格》〔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89-100。）

45 劉鳳君，〈青州地區北朝晚期石佛像與“青州風格”〉，頁48。

二、山東早期的歷史與佛教

西晉滅亡以後，山東成爲羯、鮮卑、氐和漢等族的爭奪地區，先後受到後趙、前燕、東晉、前秦、後燕和南燕的統治，政治極不安定。東晉義熙六年（410）劉裕率晉軍消滅南燕以後，山東便歸東晉管轄。劉裕稱帝（420）以後，這一地區又屬於劉宋的勢力範圍。劉宋與北魏對峙以來，山東一直是兩方的爭奪之地，戰事不斷。皇興三年（469）魏將慕容白曜攻陷東陽，山東始納入北魏版圖。劉宋統治山東期間，由於長期爭戰，該地的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

山東入魏以後，山東久經戰爭的蹂躪，民不聊生，於延興元年（471）、二年（472）、三年（473）、太和五年（481）和十四年（490）暴發了多次的反叛起義。⁴⁶此外，皇興三年攻得山東以後，朝廷立刻遷徙深受南朝文化薰陶的青、齊二地人戶於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⁴⁷除了少數高級地方官員和將軍們得到客卿的地位，並在代京附近的懷寧、歸安二縣設立平齊郡，以安置地位較次的青齊豪強以及民望，而曾經拒守的兵士和人民便被賞給將軍、百官當作奴婢。⁴⁸這次大規模的徙民當然使得山東的元氣大傷。所幸平齊郡的設立時間不長，約在延興時期（471-476）便被廢止。⁴⁹

孝文帝面對山東社會矛盾的激化，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太和七年（483）下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戶運倉粟二十石，送瑕丘、琅邪，復租算一年。」⁵⁰又接受韓麒麟⁵¹和李彪⁵²的建言，於太和十一、二年（487、488），⁵³

46 北魏孝文帝延興元年九月有青州高陽民封辯自稱齊王起義，十一月有齊州平陵司馬君起義；延興二年七月有光州孫晏起義；延興三年有齊州劉舉起義；太和五年張和顏和司馬朗之等在泰山起義；太和十四年沙門司馬惠御自言聖王在平原郡起義。參見（北齊）魏收，《魏書》卷七上-下〈高祖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1冊，頁135、136、137、149、166。

47 （北齊）魏收，《魏書》卷二十四〈崔道固傳〉、卷四十三〈劉休賓傳〉、卷五十〈慕容白曜傳〉、卷六十六〈崔亮傳〉，分別見第2冊，頁630；第3冊，頁966、1119；第4冊，頁1476。

48 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收錄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07-108。

49 有關平齊郡廢止年代的考證參見塚本善隆，〈北魏的僧祇戶・仏圖戶〉，收錄於《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北朝仏教史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74），頁112-118。

50 （北齊）魏收，《魏書》卷七下〈高祖記〉，第1冊，頁152。

51 （北齊）魏收，《魏書》卷六十〈韓麒麟傳〉，第3冊，頁1332。

52 （北齊）魏收，《魏書》卷六十二〈李彪傳〉，第3冊，頁1386。

53 《魏書》並未記載孝文帝拔擢青齊人士的具體的年代，然據《資治通鑑》和唐長孺考訂，時間約在太和十一、二年左右。參見（宋）司馬光著，李宗侗、夏德儀等校註，《資治通鑑今註》卷一三六〈齊紀二・永明六年〉條（臺北：台灣書局，1956），第7冊，頁756-758；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頁117。

擢拔青齊人士。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不但行幸魯城（今山東曲阜），親祠孔子廟，同時又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⁵⁴這些懷柔的政策逐漸穩定了山東人心。此外，北魏實行均田制、三長制和新的租調制，對北魏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山東當然也不例外。⁵⁵再加上，太和（477-499）初年，移居北方的青齊人士，如房景先、⁵⁶崔亮弟崔敬默和崔隱處⁵⁷等，逐漸擺脫了俘虜的徙民身份，相繼南返，⁵⁸重歸故土，有的甚至取得了士族的地位與特權，更促進了山東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太和以來，山東的文化又漸漸活絡起來。

十六國時期，統治山東一帶的後趙、前秦和南燕的君主都崇信佛教，在他們的護持下，山東佛教更加隆盛。410年至469年之間，東晉和南朝統治山東地區達半個世紀之久，佛教自應與晉宋同風，尚義理，闡教法。⁵⁹同時，該地又沒有受到北魏太武帝滅佛的波及，佛教維持穩定的發展。此外，劉裕北伐克關中（416）後，關中僧侶多東下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地近山東），彭城成了義學中心。直到北魏時期，彭城仍是佛教的義學重地。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行幸徐州彭城時，便曾至白塔寺聽道登法師講說《成實論》，⁶⁰即為一具體事證。由此看來，直至太和末，山東部分地區，至少在魯南一帶，仍保持著義學傳統。

北魏入主山東以後，由於諸帝大多積極提倡佛教，上行下效，山東佛教發展蓬勃，逐漸邁入鼎盛階段。北魏時期，隨著北方佛教的傳入，南方所強調的義理思想與北方所重視的宗教行為在山東並行不悖，山東佛教內容更加豐富。

根據《魏書》〈地形志〉，北魏時期，轄境大部分在現在山東境內的有兗州、青州、齊州、濟州、光州、南青州和徐州北部，⁶¹黃志城的研究指出，北魏時期齊州和青州的佛教尤盛，⁶²其實這兩地的佛教歷史悠久，可以追溯至十六國時期，甚至更早。

54 (北齊) 魏收，《魏書》卷七下〈高祖記〉，第1冊，頁177。

55 參見趙凱球、馬新，《山東通史——魏晉南北朝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99-101。

56 (北齊) 魏收，《魏書》卷四十三〈房景先傳〉，第3冊，頁978。

57 (北齊) 魏收，《魏書》卷六十六〈崔亮傳〉，第4冊，頁1481。

58 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頁111-117。

59 宿白，〈龍興寺沿革——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頁44-46。

60 (北齊) 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8冊，頁3039-3040。

61 (北齊) 魏收，《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第7冊，頁2519-2551。地圖見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頁48-49。

62 黃志成根據僧侶駐錫弘法的場所和山東地區寺院的發展狀況指出，北魏時期，青、齊、徐三州應為山東佛教發展的重鎮，然而徐州跨有今山東東南部和江蘇北部，故筆者未將其列入討論之列。參見黃志成，《四至六世紀山東地區佛教之研究——以寺院、僧侶與義邑為中心》(嘉義民雄：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29-32。

齊州佛教的奠基者就是皇始元年（351）由河北移錫泰山的僧朗，他在泰山西北的金輿谷琨瑞山中建立精舍，即著名的朗公寺，四方聞名而來追隨僧朗的修行者多達百餘人，⁶³形成了山東最早的佛教教團——泰山僧團。由於僧朗戒行謹嚴，前秦苻堅（357-385在位）、北魏拓跋珪（386-409在位）、後秦姚興（394-415在位），甚至於東晉孝武帝（372-396在位）對其都推崇備至，皆曾遣使者致送重禮。⁶⁴其中，對僧朗封賜最豐的當屬南燕的慕容德（398-410在位），他不但致送絲絹百疋，並封僧朗以東齊王的名號，劃奉高（今山東泰安東北）和山茌（今山東長清東北）兩縣為封地，僧朗享有這兩縣的租稅，⁶⁵這種尊榮在中國佛教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在南燕慕容德的贊助和支持下，僧朗所領導泰山僧團成為十六國時期山東佛教的傳播中心。直到北魏時期，泰山佛教依然十分隆盛，僧意曾在朗公寺聚徒教授，⁶⁶在泰山銜草寺傳法的志湛又是朗公曾孫的弟子。⁶⁷更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時期，見於史傳的齊州寺院，除了太原郡靈巖寺⁶⁸外，其餘的寺院皆在朗公寺的所在地濟南郡歷城縣，包括了丹嶺寺⁶⁹、銜草寺、⁷⁰建興寺、佛慧寺、壽聖院和大明寺，⁷¹泰山佛教在齊州影響力之大於此可見一斑。

青州的佛教活動至少可以追溯至西元三世紀。宗炳（375-433）〈明佛論〉言及：

道人澄公（即佛圖澄，232-348），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今山東臨淄）中有古阿余王（即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槃在深

63 (梁)慧皎，《高僧傳》卷五〈竺僧朗傳〉，收錄於《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第50冊，頁354中。

64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八〈秦天子符堅書〉、〈北代魏天子拓拔珪書〉、〈秦天子姚興書〉，〈晉天子司馬昌明書〉，《大正藏》，第52冊，頁322上一下。

65 (梁)慧皎，《高僧傳》卷五〈竺僧朗傳〉，《大正藏》，第50冊，頁354中。

6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五〈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647上。

67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八〈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686上。

68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五〈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647上。

69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五〈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云：「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647中。)

70 (唐)道宣《法苑珠林》卷八十五〈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云：「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齊州山茌縣（今山東長清縣東北）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收錄於《大正藏》，第53冊，頁910上。)

71 資料見於黃志成，《四至六世紀山東地區佛教之研究——以寺院、僧侶與義邑為中心》，頁86，不過黃氏並未援引具體出處，無從查核。

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⁷²

根據這則記載，可推斷石虎時（334-348在位）青州臨淄的這座阿育王寺塔已經頽壞傾圮。由此看來，三世紀時此寺當已存在。換言之，西元三世紀時青州就有佛教的流傳。西晉太安二年（303）青州又建寧福寺，後趙石虎也曾在臨淄縣西建廣化寺，有石塔七級。⁷³東晉義熙八年（412），法顯西行返回時，因遇風泊抵青州長廣郡牢山（今山東青島嶧山）南岸，青州長廣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即將人從來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向楊州。劉沈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離諸師久，欲趣長安。」⁷⁴五世紀初，天竺高僧佛馱跋陀羅（359-429）也自交趾乘船北上，至青州東萊郡（今山東掖縣）登岸，後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⁷⁵劉宋元嘉二年（425），在青州的劉善明宅興建立佛堂，此即北齊時的南陽寺，入唐後改稱龍興寺。⁷⁶元嘉二十六年（449）釋惠緣在青州白苟寺誦觀音經數載，⁷⁷釋僧遠（414-484）也曾在青州孫泰寺講說。⁷⁸青州僧徒客游江南，為南人所重者更不計其數，如支曇蘭、⁷⁹僧遠、法晤、⁸⁰法申、⁸¹寶亮、⁸²僧密、⁸³普照、⁸⁴普明⁸⁵等。此外，深受北魏皇帝禮敬的高僧惠始（約卒於438）也是青州清河（今山東臨清東北）人。可見，五世紀時青州高僧在南北的佛教界已佔有一席之地。

72 (晉)宗炳，〈明佛論〉，見(梁)僧祐，《弘明集》卷二，收錄於《大正藏》，第52冊，頁12下。

73 資料見金維諾，〈青州龍興寺造像的藝術成就——兼論青州背屏式造像及北齊“曹家樣”〉，頁379；亦收錄於氏著，《中國古代佛雕——佛造像樣式與風格》，頁91。不過金氏並未援引出處，故無從查核。

74 (晉)法顯著，章巽校註，《法顯傳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頁173。

75 (梁)慧皎，《高僧傳》卷二〈佛馱跋陀羅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334中。

76 山東省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頁15；宿白，〈青州城考略——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一〉，頁47；楊泓，〈山東青州北朝石佛像綜論〉，頁318。

77 (南齊)陸果，〈繫觀世音應驗記〉，收錄於孫昌武點校，《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38、45-46、63。

78 (梁)慧皎，《高僧傳》卷八〈釋僧遠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377下。

79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一〈釋支曇蘭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396下。

80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一〈釋法晤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399下。

81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460上。

82 (梁)慧皎，《高僧傳》卷八〈釋寶亮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382上。

83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楊都莊嚴寺釋僧密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472上。

84 (梁)寶唱，《比丘尼傳》卷二〈南皮張國寺普照尼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938下。

85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二〈釋普明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407中。

北魏時期，除了劉宋已有的諸寺外，見於史傳與金石著錄的青州寺院尚包括七級寺、建安寺、⁸⁶ 皆公寺、⁸⁷ 馬鳴寺、⁸⁸ 吉祥寺、⁸⁹ 延祥寺、⁹⁰ 施福寺⁹¹ 等。其中，青州城的七級寺規模宏偉，根據北魏酈道元（527卒）《水經注》的形容，該寺「長廡徧駕，迴閣承阿，林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閒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⁹²《魏書》也稱此寺「亦號崇壯」，⁹³這座禪寺想必著名於時。而臨淄的阿育王寺更與洛陽、彭城和姑臧的阿育王寺齊名，⁹⁴為北魏名寺。

雖然史傳對北魏青州僧尼的活動記載不多，不過史料稱，青州勃海人高允（400-487）年十餘時，「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後雖還俗，但「雅信佛道，時設齋講」。⁹⁵孝文帝稱為「今日文宗」的侍中崔光（451-523），為齊州東清河鄃人，祖父崔曠從慕容德南渡後，世居青州。其崇信佛法，不但為沙門、朝貴講述《維摩經》和《十地經》，並曾作《維摩經》和《十地經》的義疏三十卷。⁹⁶其弟出家為僧，法號慧順，從慧光律師在洛陽出

8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六〈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云：「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從八歲出家，臨菴建安寺沙門慧通。」(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468上。)

87 《金石彙目分編》在青州府樂安縣下載有〈皆公寺造像三種〉一條，見(清)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收錄於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第98冊，卷十之三，頁38。

88 《金石彙目分編》在青州府樂安縣下載有〈馬鳴寺根法師碑〉一條，見(清)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收錄於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乙編》，第98冊，卷十之三，頁38。該碑全文的拓片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編，《北京圖書館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4冊，頁132。

89 《益都金石志》載有〈吉祥寺造像殘石〉一條，見(清)法諱堂撰，《益都金石志》(即《益都縣圖志》卷二十六〈金石志〉)，收錄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第27冊，頁413上。

90 《益都金石志》載有〈延祥寺佛座題字〉一條，見(清)法諱堂撰，《益都金石志》(即《益都縣圖志》卷二十六〈金石志〉)，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27冊，頁418。

91 《臨淄金石志》載有〈施福寺道充造像記〉一條，見(民國)舒孝先纂，《臨淄金石志》，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27冊，頁543上。

92 (後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疏，《水經注疏》卷二十六〈淄水〉條附〈陽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中冊，頁2237-2238。《魏書》〈崔光傳〉又云：「……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北齊]魏收，《魏書》卷六十七〈崔光傳〉，第4冊，頁1496。)可見此寺在皇興時期(467-471)曾遭回祿，不過應該不久又經重建。近年在此寺的遺址(今青州市酒廠工地)還發現了北魏晚期至東魏初期的精美繪造像一尊(參見青州市博物館，〈山東青州發現北魏彩繪造像〉，《文物》，1996：5，頁68)。

93 (北齊)魏收，《魏書》卷六十七〈崔光傳〉，第4冊，頁1496。

94 《魏書》〈釋老志〉云：「……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也。」([北齊]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8冊，頁3028。)

95 (北齊)魏收，《魏書》卷四十八〈高允傳〉，第3冊，頁1067-1068。

96 (北齊)魏收，《魏書》卷六十七〈崔光傳〉，第4冊，頁1499。

家，善講《十地經》、《地持經》、《華嚴經》和《維摩經》，齊、趙、瀛、冀四州都有奉信者。⁹⁷ 凡此種種皆顯示，青州士族中篤信佛教者也不在少數。

在筆者所彙整的96則山東劉宋和北魏的造像記資料（附錄一）中，屬青州的造像資料計68則，齊州15則，兗州4則，光州3則，南青州1則，北徐州1則。可見，五世紀中葉至北魏末期，山東的佛教造像活動大部分集中在魯北的青、齊二州，這個結果與文獻資料的整理完全契合。

三、風格分析

由於上述這些特殊的歷史原因，山東地區的文化發展要比其他地區更為多彩多姿，山東劉宋、北魏的佛教造像也變化多端。筆者目前搜集山東北魏和以前的造像計63件（附錄二），包括（一）山東出土的造像，（二）刻具造像記的傳世作品中，造像記明確記載供養人的籍貫或居地屬山東者，和（三）山東的石窟摩崖。當然筆者深知上述這些基礎資料，不能完全視為山東的作品。例如有些造像尺寸不大，攜帶方便，即使在山東出土，也有從其他地方帶至山東的可能。同樣地，造像供養人的籍貫為山東，也不可能百分之分地確定此像一定出自山東藝匠之手。然而若仔細歸納、整理上述三類資料，仍可以鉤勒山東早期造像的發展輪廓和指出山東造像的區域特徵。至於一些特殊例子，本文將個別說明。以下筆者將分為劉宋（420-469）、北魏中期（469-499）和北魏晚期（500-534）三個階段，對山東早期佛教造像的風格進行梳理和探討。

（一）劉宋時期

山東出土有明確紀年的造像中，雖然以現藏於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鮑纂造石浮圖的台座為最早，可是太平真君三年時山東仍屬劉宋的轄區，似乎不應該使用北魏的年號，再加上此台座高僅10公分；同時根據造像記，鮑纂又是定州常山（今河北正定縣）人，所以此像很可能是在北魏佔據山東以後，由河北帶來的尊像，因此座上身穿胡服供養人的樣貌不能視為五世紀中葉山東造像的代表。

目前傳世最早的山東造像，為劉宋元嘉二十八年（451）齊郡（今山東臨淄）劉國之所造的彌勒像（圖1），此像是筆者所知山東僅存的一尊南朝佛教造像。這

⁹⁷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齊鄴下總持寺釋慧順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484中。

尊佛像身著通肩袈裟，雙手重疊，作禪定印，豎立於腹前，結跏趺坐於一宣字座上，座的上沿刻鎖紋圖案，下有一四足粗短的方台。此佛的頭部比例過大、肉髻高顯，頭髮梳理仔細，衣紋以身體中心為軸，呈U字形層層布排。雖然表現手法與河北隆化文管所所藏的泰常五年（420）劉惠造彌勒佛像（圖2）有些相似，可是劉國之所造的彌勒像額圓頰豐，面容恬雅，杏眼小嘴，五官娟秀，且較集中，雙肩窄削，身軀較為修長，胸腹微隆，衣紋流暢且繁密，流露出一份溫婉的氣韻。此像的背光寬大，作蓮瓣狀。除了最外圍的火焰紋外，又出現了C狀套雲紋。這些特徵皆與河北的質樸之風迥然不同，卻與劉宋元嘉十四年（437）韓謙造佛像⁹⁸類似。由於齊郡隸屬山東北部的青州，可見劉宋時期，南朝的風格可能已遍及山東全區。

（二）北魏中期

根據筆者所彙整的資料，屬於此期的造像計22件，其中最早的一尊應是山東黃縣出土的皇興三年（469）趙淵造彌勒像（圖3）。⁹⁹這尊彌勒頭戴寶冠，上身全袒，肩披天衣，下著褲裝，雙手結轉法輪印，在束腰座上交腳而坐。其面形長圓，五官集中，身軀肌理平板，雙手細瘦，與身體不成比例，寶繪與天衣的轉折僵硬，手法稚拙。¹⁰⁰由於這尊石造彌勒像與劉國之造像的作風大異其趣，高僅40公分，創造年代又為北魏正式控制山東的第一年——皇興三年，而且這尊造像的題記又提到，造像主趙淵為定州中山郡（治在今河北定縣）人，所以推測此像應該不是出自山東匠師之手。另外，在臨沂徵集的太和元年（477）周記才造菩薩三尊像¹⁰¹應屬偽作，¹⁰²故二者在此皆不細論。

在筆者所收山東北魏中期的22件造像裡，除了趙淵造彌勒像外，其餘21件皆為銅鑄佛像。宿白曾經指出，「469年以青齊入魏以前，其地造像同於江表，僅

98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18、19。

99 魯迅，《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無出版者，無年月），第1冊，頁11。

100 雖然這尊菩薩在風格與服式上有許多啓人疑竇之處，似為一件贗品，然而這尊菩薩像背光背面有同治十年（1871）年鍾德祥的題刻，云：「右元魏造像，記黃縣人發土得之。尹湜軒司馬喜其古秀，余亦謂古渾樸略也。皆有跋語登志乘，好古者寶之。同治十年九月粵西鍾德祥識。」（同上註）這尊造像的題記又見於許多清末民初的金石著錄。由於十九世紀末期，石雕佛像尚未引起古玩家的收藏興趣，故這尊彌勒菩薩像在當時偽刻的可能性又不大。經與山東博物館鄭岩副館長討論，今將這尊造像的圖片資料公佈於世，以供大家討論。

101 馮沂，〈山東臨沂現北魏太和元年石造像〉，《文物》，1986：10，頁96。

102 這尊菩薩三尊像的菩薩造型、服飾樣式都與太和年間的造像相去甚遠，背光上的火焰紋也與山東北魏造像不類，同時此像並非出土品，而是從臨沂城西北的義堂公社搜集而來的，所以筆者認為這件菩薩三尊像當為偽作。日本學者岡田健也持相同的意見，見岡田健，〈山東歷城黃石崖造像〉，《美術研究》，366（1997年2月），頁38。

聞銅木，不見石雕。此種差異，即在469年以後，長達半個世紀似亦無顯著變化。」¹⁰³ 誠然，山東入魏以後上承南朝傳統，金銅佛依舊是佛教造像的主流。

山東太和（477-499）早期的造像多為單尊像。太和二年（478）劉氏造彌勒像（圖4）身著通肩袈裟，雙手結禪定印，趺坐於宣字座上，座下的四足寬大，衣紋繁密，線條流暢，無論在圖像或是風格上，雖然依稀可見劉宋造像的餘緒，然而該像額圓頰豐，下頷飽滿，髮作大渦紋，頸部和身軀也較劉國之造彌勒像（圖1）粗短，展現了北方雄強的特質。這些特色在河北太平真君四年（443）苑申造彌勒佛立像、¹⁰⁴ 太平真君五年（444）耿崇妻造彌勒佛立像¹⁰⁵ 上皆有發現。由於此尊坐佛出土於距離河北不遠的山東惠民縣，造像主劉氏又是阜城（今河北阜城縣東）人，所以這尊造像的風格與河北造像有關，理所當然。不過，這尊造像的出現也顯示，太和初年河北造像就對魯北的金銅佛像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根據筆者所蒐羅的資料，在北魏中期的21件銅佛裡，有五尊齊州與青州的銅佛立像¹⁰⁶ 風格一致。這些魯北的立佛高約11公分，都是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下垂握袈裟衣裾，立於下有四足方台的覆蓮之上（圖5）。其頂有高髻，面相橢圓，下頷飽滿，鼻翼寬大，短頸齊肩，身軀壯碩，胸部平坦，五官特徵及身軀結構與上述的太和二年劉氏造彌勒像類似。此外，這些造像對衣袍與身軀的處理概念化，衣紋的布排平行繁密，完全忽視身體結構。¹⁰⁷ 同時，覆蓮台座素樸，並未刻畫蓮瓣。蓮瓣形的背光尖頂略鈍，身光內以雙線或多條線刻出橢圓形的頭光和身光，和劉國之造彌勒像背光上的化佛一樣，在頭光和身光的外側以陰刻直線代表火焰紋，這些裝飾手法都和河北造像有明顯的差距，具有地方特色。根據筆者所收的資料觀之，早在太和八年（484）山東地區就有這種造像的出現，可是類似的作品在河北定州的造像裡，直到太和末年才有發現，¹⁰⁸ 較山東的同類造像遲

103 宿白，〈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頁46。

104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23、24。

105 Alexander C. Soper,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Bronzes*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ed Estremo Oriente, 1966), Fig. 3a.

106 參見附錄二〔9〕、〔12〕、〔14〕、〔16〕和〔17〕。

107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至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11：4（1994年7月），頁13。在該文中，本人以為魏縣（今河北大名縣西南四十里）原屬相州，然而在本研究中筆者發現，北魏時齊州魏郡也有魏縣，特此更正。

108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六朝時代の金銅仏》（和泉市：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1991），圖41。

了近十年，可見河北和山東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太和晚期河北造像也從山東佛教造像中吸收了一些養分，以豐富自己的藝術生命。

雖然在山東的太和造像裡，可以發現河北的因素，不過山東原有的南朝造像傳統也從沒有被遺忘。太和六年（482）范壽造彌勒像¹⁰⁹（圖6）的立佛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立於一下有圓基的覆蓮之上。這尊立佛頭大肩削，肉髻突顯，仍見劉國之造彌勒像（圖1）的餘韻，只是背光上的火焰紋變得較為鬆散，刻劃得也比較粗簡。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尊立佛不再穿通肩式的大衣，而是著雙領下垂、寬袍大袖的袈裟，衣襟自右肩垂落，搭掛於左手手肘之上，衣紋疏簡而流暢。袈裟的兩袖和下裙呈八字形向外舒展，具裝飾效果。這尊立佛不只是山東最早穿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的佛像，也是筆者所知最早的一尊北魏著褒衣博帶袈裟的佛像，¹¹⁰它的鑄造年代甚至比四川茂縣出土的南齊永明元年（483）的造像碑¹¹¹還要早一年。五世紀下半葉，山東政治動盪，又無雕刻名家出現，所以筆者認為這種身著褒衣博帶袈裟的佛像不應是山東雕匠的創意，而是反映了南朝劉宋時期（420-478）的藝術傳統。469年以前，山東本屬劉宋管轄的地區。入魏以後，北魏雖然與南朝形成對立的政治格局，但山東與南朝毗鄰，海陸交通並沒有完全斷絕，山東與江南地區依舊保持著頻繁的經濟和文化的往來，所以山東很容易接觸並接受南朝新風。

除了范壽造彌勒像以外，太和十七年（493）曹黨生造彌勒像（圖7）、太和二十年（496）□佢定和王女明造佛像、¹¹²太和二十一年（497）丁花造佛立像、¹¹³太和（477-499）晚期成僧造釋迦像¹¹⁴（圖8）的主尊也都著寬袍大袖的

¹⁰⁹ 中野徹不採用台座上的造像記，認為此作當為東魏之作。（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六朝時代の金銅仏》，頁96。）不過無論是從此尊造像的身形比例、服裝樣式、背光和蓮台的形式等來看，皆與北魏造像相近，而和東魏相去甚遠，故筆者認為此像當為太和六年之作無疑。

¹¹⁰ 雲岡第五、六窟出現了不少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的佛像，是北魏這類造像最早的遺例之一。由於學者視雲岡第五、六窟的開鑿年代為雲岡二期的後半，換言之，當在太和十年以後，年代較太和六年范壽造彌勒像還略晚幾年，是故這尊范壽造彌勒像雖然高僅15.1公分，但彌足珍貴。

¹¹¹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版44。

¹¹² 見劉鳳君，《山東佛像藝術》，頁25，題記資料參見附錄一〔26〕。

¹¹³ 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圖6，造像記參見附錄一〔27〕。

¹¹⁴ 金申根據其所抄錄的造像題記中的年款「太和六□□□十七日」，認為此像為太和六年之作（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圖35、頁446），可是松原三郎認為年款部分僅有「太和」二字可辨（松原三郎，《中國教雕刻史論》，頁251）。從造像風格來看，此像的風格比太和六年范壽造彌勒像成熟很多，較接近於太和十七年曹黨生造彌勒像，故筆者以為此像當為太和晚期之作。

漢式服裝。其中，范壽、曹黨生、□佰定和王女明皆為青州人；¹¹⁵ 丁花造像又是從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出土，原屬北魏青州樂陵郡的轄區。成僧是齊州魏縣人。顯然太和年間這種身著漢式服裝的佛像在青齊二地也相當流行。由此看來，太和年間，除了河北影響外，具有南方色彩的本地藝術傳統在魯北地區仍然綿延不絕。

上述這些造像中，太和晚期的曹黨生造彌勒像和成僧造釋迦像的主尊頭手比例略大，五官娟秀，仍保存了早期的遺風。可是祂們的肉髻較低，額方臉短，溜肩含胸。雖然衣裙下襬呈八字向外開張，可是外揚的幅度較小。整體而言，這兩尊山東造像比北魏其他地區同期的造像更顯溫雅清秀。此外，在背光和蓮台的設計上，亦有新意。雖然曹黨生造彌勒像的背光上刻畫著與劉國之造像一樣的C狀套雲紋，頭光也飾有蓮花圖案，可是佛的頭光由三道同心圓組合而成，中間的蓮花為淺浮雕，橢圓形身光以寬帶來表現。背光的火焰紋尾端拉長，結組較為鬆散。整體來說，曹黨生造彌勒像背光的裝飾手法細膩華美，展現了層次的變化。

此外，蓮台的蓮瓣豐厚，中間略凹，兩邊凸起呈核狀，較范壽造彌勒像（圖6）更具立體效果，這樣的蓮台已奠定北魏晚期蓮台樣式發展的基礎。成僧造釋迦像的背光較為素樸，不過火焰紋的線條靈活，更能表現火焰的動勢。泰安博物館藏的太和十八年（494）妙音造釋迦像背光¹¹⁶（圖9），是現存的山東此期造像中最華麗的一件，不但頭光浮雕著蓮花、纏枝忍冬紋和五尊化佛，在化佛的外側尚有飛天和蓮花的圖案；同時，身光的帶飾變寬，在兩側浮雕著一束枝葉茂盛的蓮花。整個背光的浮雕精緻，布局周密。

北魏中期單尊的菩薩像數量不多，筆者僅收得三尊，分別為太和二年（478）落陵委造觀世音像¹¹⁷和兩尊太和八年（484）丁柱造觀世音像（圖10）。這些菩薩臉圓頰豐，身軀粗壯。髮絲梳理整齊，頭戴寶冠，頭冠兩側沒有寶繪，上身裸露，僅佩簡單項飾，下著長裙，肩披天衣，兩端繞過兩肘垂於體側。台座由沒有刻畫蓮瓣的覆蓮和四足寬粗的方台組合而成，形式與太和八年（484）□□造像（圖5）類似，背光內以雙線或多線刻出橢圓形的頭光和身光，頭光的中央尚刻畫著蓮花圖案，背光的裝飾大抵與同期的佛像相同。

¹¹⁵ 范壽為營陽（當作盤陽，今山東濰縣）人，曹黨生為高陽縣（今山東淄縣西北三十里）人，□佰定和王女明為安平縣（今山東臨淄縣東十里），這些地方在北魏時皆屬青州。

¹¹⁶ 吉愛琴，〈泰安大汶口出土北朝銅鑄金蓮花座等文物〉，圖2；造像記參見附錄一〔24〕。

¹¹⁷ 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圖3；造像記參見附錄一〔6〕。

太和晚期，菩薩的造型、服式都有了明顯的轉變。例如成僧造釋迦三尊像（圖8）的脇侍菩薩肩窄身瘦，充分展現了秀骨清像的特色。其頂束狀似蓮花的三髻，天衣於腹前交叉，衣裙下裾略向外張，天衣在雙臂外側作尖角狀翹起，略向兩側開張，這種菩薩造型後來成為北魏晚期菩薩像的主流。

綜上所述，太和晚期山東造像的秀骨清像人物造型日益流行，身著寬袍大袖袈裟的佛像數量增加，菩薩的天衣於腹前交叉，背光的裝飾手法趨於細緻華麗，蓮台上覆蓮立體性強，同時又出現了一佛二菩薩三尊像的組合，這些變化都透露著北魏晚期佛教造像發展的新方向，為北魏晚期風格的先驅。

（三）北魏晚期

到了北魏晚期，山東不但出現了摩崖石窟和邑義團體的造像；同時，根據筆者彙整的山東北魏造像資料（參見附錄二），發現此時的作品數量可觀，佔北魏造像的三分之二強。值得注意的是，石雕造像迅速增加，逐漸取金銅佛而代之，成為當時佛教造像的主流，其中尚不乏高達二、三百公分的大像。此外，無論在雕刻技法、背屏裝飾、整體設計和造型風格上，北魏晚期的山東造像都有重要的突破。顯然北魏晚期山東佛教藝術不但蓬勃發展，同時造像的區域特色也逐漸發展成熟。

由於風格的演變有一個過程，並非一蹴可及，而藝術的發展又是由傳統與創新交織而成的樂章，所以北魏晚期，山東佛教造像雖有不少新意，然而仍可發現一些延續太和時期的藝術傳統、風格較為保守的作品，這種現象在金銅佛上表現得尤為顯著。例如，當時的金銅造像依然以單身尊像為主。景明四年（503）王平？壽造觀世音像（圖11），無論在造像風格、背光和台座的樣式以及火焰紋的表現都與太和年間的金銅佛造像（圖5、10）相似。甚至於遲至熙平元年（516），都還可以發現一些上承太和樣式，上身袒裸，僅著下身裙裳，依然作印度裝束的菩薩像。¹¹⁸此外，在此期的造像裡也發現了不少身著通肩袈裟、衣裾與須彌座台齊平，未懸垂於台座上的坐佛，如熙平二年（517）劉□□造彌勒像（圖12）、正光四年（523）項寄造佛坐像¹¹⁹等。不過，這兩尊坐佛的舟形背光頂端較尖。四足方座的四足高窄，顯得較為輕巧；同時，劉□□造彌勒像的面相清癯，細頸削肩，肉髻低平，火焰紋作浮雕的表現，這些又皆是山東北魏晚期造

¹¹⁸ 如熙平元年（516）趙仇保造菩薩像，參見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六朝時代の金銅仏》，圖51。

¹¹⁹ 圖見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圖11；題記參見附錄一〔51〕。

像的特徵。¹²⁰

永平五年（512）□道仙老妻造彌勒像（圖13），額寬面方，頭大身短，著雙領下垂、寬袍大袖的袈裟，衣襟自左肘垂落，右手下的衣緣翻動如波，火焰紋以線條表現，這些特徵都與太和風格侔合。不過細審之，卻發現這尊彌勒佛的嘴角略含笑意，肩部與手臂渾圓，長裙與袈裟的下襬較貼近身體，向兩側開張的幅度較小，衣襲變淺，不僅柔化了原本的量感，更增加了線條的流暢性。此外，頭光由五道同心圓組成，身光則由四道橢圓重環組成，層次增多。在台座部分，不但覆蓮下的圓基加高，同時其下又加了四足方台。此方台的四足細長，略向外侈，並在方台正面下沿作齒狀裝飾，這種方台在山東早期的造像中從未發現，可能是河北影響下的產物。¹²¹

日本新田氏的舊藏中有一件佛立像（圖14），背光已佚。這尊立佛雖然沒有造像記，可是佛像的臉形、袈裟樣式和台座的設計都與□道仙老妻造彌勒像類似，二者的年代應相去不遠，推測可能也完成於510年代。尤值得注意的是，立佛所立的蓮台已變成兩層覆蓮，蓮瓣尖端翹起，蓮蕊凸出，立體性更強。在蓮台的正前方以高浮雕的手法表現博山爐和蹲踞的雙獅，這種蓮台與1982年在泰安大汶口衛駕莊出土的北魏鎏金蓮花座¹²²雷同，推斷此作當為山東的金銅造像無疑。這尊立佛眼如月牙，顴骨突出，滿臉笑意，神情親和，流露出濃厚的童稚之氣，這正是山東造像的重要特色之一。

510年代，山東菩薩像也有較明顯的變化，山東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出土的永平四年（511）明敬武造觀世音菩薩像（圖15）即為一例。這尊菩薩像頭戴三瓣花冠，與太和晚期的菩薩像一樣，也作漢式裝扮，可是祂的寶繪向兩側平伸後再呈九十度角垂落及肩，繪端尖銳開叉。項懸寶珠，肩有圓形扣板，除了天衣以外，瓔珞也於腹前交叉，裝束華麗。更引人注意的是，天衣和下裙的衣端作銳角狀外揚，層層垂落，比太和晚期菩薩像（圖8）更為誇張與繁複。

現藏於山東省博物館的神龜元年（518）孫寶信造佛三尊像，原高152.4公分，是山東晚期有明確紀年的大型石造像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可惜後經破壞，如今背光的上半全毀，主佛的頭部、雙手與兩脇侍菩薩的面部殘損嚴重，已無法

120 丁明夷，〈談山東博興出土的銅佛造像〉，頁36；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藝術〉，頁282；李清泉，〈對北朝時期山東地區佛教造像的初步認識〉，頁233。

121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至北魏時期〉，頁4-20。

122 吉愛琴，〈泰安大汶口出土北朝銅鎏金蓮花座等文物〉，頁568-569；彩圖見劉鳳君，〈山東佛像藝術〉，頁96。

一窺其雕製的精美。¹²³ 所幸在1925年Osvald Sirén出版的*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一書中，尙能見到此像早期的樣貌（圖16）。這件佛三尊像的主尊高大，與兩側的脇侍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布局方式與成僧造釋迦三尊像（圖8）相似。主佛身穿雙領下垂的袈裟，自右肩垂落的衣襟甩搭於左肘，內著僧祇支，於胸前繫一結帶，服裝更接近漢人文士的樣式，這種服式漸漸成為正光（520-525）以後山東北魏佛像的主流。厚重袍服遮蓋了身軀的結構，衣紋作多重拋物線式垂褶，下裳的衣褶布排整齊，裙裾邊緣迴曲。兩位脇侍菩薩頭戴寶冠，寶繪由冠側外伸，然後垂落及肩，形式與明敬武造觀世音像（圖15）類似。佩戴桃形項飾，下著長裙，肩披天衣，於膝部交叉上捲，繞臂而過，略向外張，飄垂於雙足兩側，均衡對稱，天衣與裙襬多褶，同時又在衣緣加陰刻線條，一方面表現了線條的流暢性；另一方面又具裝飾性的形式美。和明敬武造觀世音像比較，這兩尊脇侍菩薩五官娟秀，身形拉長，衣紋流利，天衣以及裙襬外張的程度不似明敬武造觀世音像那麼誇張。

這件立佛三尊像的背光設計是在太和十八年妙音造釋迦像背光（圖9）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不僅裝飾豐富，在表現技法上，比太和晚期之作更為細膩。頭光由數層同心圓組成，最外層淺浮雕一圈纏枝忍冬紋，最內圈則為重瓣蓮花，在佛頭的兩側各浮雕兩尊供養飛天。佛身兩側的身光中各浮雕一株蓮花，背光最外一圈則為熊熊的火焰紋。在立佛頭光的正上方又出現了高浮雕的獸面，口吐的清泉化為頭光的忍冬圖案。飛天的帔帛在頭後呈尖桃形，小腿屈回，裙裾從屈回處向後方飄揚，體態更顯輕盈。和上述兩件510年代的金銅佛（圖13、14）相比，這尊立佛的面形長圓，兩肩寬平，身形較金銅造像來得粗壯。此外，兩上臂的衣襞隆起，剖面呈三角隱起狀，衣服的質地顯得厚重，衣紋的布排也較為規整，線條則略嫌生硬。不過台座正面淺浮雕兩頭獅子、兩供養人和一博山爐，人物的五官、衣紋、獅子的鬚毛以及女供養人的身後蓮花等，又以流暢的陰刻線條描繪，則展現了山東匠師純熟的繪畫技法。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所藏正光三年（522）楊懷玉造釋迦像（圖17）是山東北魏晚期造像的代表之作。¹²⁴ 雖然這件造像的主佛和二脇侍菩薩的服式、背光的

123 此像現在的形貌參見劉鳳君，《山東佛像藝術》，頁94。

124 張總根據造像記所言供養人楊懷玉為高陽縣人，以為此作為河北的金銅造像，所以主張山東造像實受河北的影響。（參見張總，〈菩薩造像〉，收錄於青州市博物館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9〕，頁166）然而北魏時的高陽縣有二，一屬瀛州高陽郡，故城在今河北高陽縣東二十五里；另一屬青州高陽郡，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北三十里。從此作的風格看來，筆者認為這件金銅佛像此則題記所言之高陽縣，當屬山東青州。

裝飾圖案等，都與孫寶愬造佛三尊像（圖16）彷彿，和□道仙老妻造彌勒像（圖13）一樣，下有細高四足的方台。不過此像卻展現了許多新的風格特徵，特別引人注意。例如，立佛身體比例合宜，頂有小螺髮，五官娟秀，臉形方圓，額方面短，顴骨高突，嘴角含笑，神情親和，臉龐流露著孩童般的稚氣。人物頸細溜肩，身形修長，是典型的秀骨清像造型。衣端層層垂落，呈八字向外張揚，右手肘下的衣緣波動，線條圓轉，同時匠師又在衣緣和衣褶處加刻陰線，增加衣紋飄逸的線性之美。立佛所立的覆蓮重瓣蓮台顯然是從510年代的金銅造像（圖13、14）發展而來，只是蓮瓣變得更為豐厚。背屏的外沿尚飾十尊演奏著各式樂器的伎樂天，頂端有一佛塔，塔內有二坐佛，象徵著《法華經》的多寶塔。¹²⁵ 在第一層方台的兩側，有一隻側面的螭龍，其身倒置，尾上頭下，曲頸彎首，口銜蓮莖、荷葉、蓮花和脇侍菩薩所立的覆蓮蓮台。螭龍項後有一如意寶珠，張目開口，身軀粗壯，屈腿揚尾，形姿矯健，栩栩如生。龍鱗和鬚毛都以陰刻細線表示，描繪仔細。這種螭龍銜蓮的形象¹²⁶ 在山東東魏的佛教造像中極為流行，除了青州龍興寺遺址窖藏出土的石像¹²⁷ 以外，惠民縣、¹²⁸ 章丘市、¹²⁹ 諸城市¹³⁰ 等地的出土物中也屢有發現，是山東造像重要的區域特徵之一。

現存於山東省博物館，原發現於青州市西王孔莊的正光六年（525）張寶珠造立佛三尊像（圖18）是山東正光時期造像的代表之作。這尊立像通高220公分，在造像風格、構圖布局，或是雕刻技法上，均較孫寶愬造立佛三尊像更加成熟。這三尊像皆立於覆蓮座上，主尊立佛髮作大渦紋，身軀比例亭匀，含胸鼓腹，頸部細長，兩頰豐腴，五官較為娟秀，嘴角含笑，神情親和，兩肩放鬆，與孫寶愬造像的方硬作風大異其趣。雖然二者的衣褶皆以斜刀刻成兩面坡式的凸稜表示，可是張寶珠造像的衣紋更為流利。尤其是張寶珠造像主尊兩袖的衣緣線條

125 有關青州北朝碑像背光頂端的佛塔圖像，蔣仁和（Katherine R. Tsiang）的研究指出，這些佛塔應代表著阿育王的佛塔，在北魏亡後，這種塔又具有了政治威信的意涵（參見Katherine R. Tsiang, “Miraculous Flying Stupas in Qingzhou Sculpture,” *Orientation*, 31:10 [December 2000], pp. 45-53），不過筆者認為正光三年楊懷玉造釋迦像背光頂端的佛塔塔中有二佛，其當代表《法華經》的多寶塔，而非阿育王塔。

126 有關螭龍的研究，參見王華慶、莊明軍，〈析龍興寺造像中的“螭龍”〉，《文物》，2000：5，頁46-49。

127 青州博物館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17-19、24、33、35、37、41等；宿白等，《盛世重光：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頁55、67、68、70等。

128 惠民縣文物事業管理處，〈山東惠民出土一批北朝佛教造像〉，圖1。

129 寧蔭棠，〈山東章丘市發現東魏石造像〉，圖1。

130 杜在忠、韓嵩，〈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圖版拾：1、2。

不似孫寶愬造像那麼方硬，而與正光三年（522）楊懷玉造釋迦像（圖17）一樣，圓轉波動。張寶珠造像的兩脇侍菩薩天衣外張的幅度較孫寶愬造像小，寶繪垂肩，外披天衣，在V字形交領處，露出兩面的坡形平領和交領衣的領口，而且衣袖寬大，菩薩的裝束更接近漢族文士。這兩位脇侍菩薩的裝飾比孫寶愬造像的脇侍菩薩華麗許多，不但肩飾圓板，且有長核形珠串和珊瑚組成的瓔珞於腹前交叉，中懸玉璧。飛天不再上身袒露，而是穿著大袖的衣袍，在飛舞的天衣和衣袖的襯托下，身姿更顯輕盈飄逸。背屏厚重，裝飾繁複，由內而外，浮雕的高度逐次增加，深淺的層次極富變化。火焰紋、佛和菩薩的同心圓頭光、佛頭光的忍冬紋、身光中的蓮花圖案以及在佛與菩薩之間的兩位身著漢裝的男女供養人，均以最淺的浮雕表現，同時又以陰刻線條描繪供養人的五官和衣紋。佛頭光中的蓮瓣、身光外側的九尊坐佛與頭光最上方的飛龍浮雕略高，而背光外翩翩起舞的伎樂天浮雕高度又略高，立佛與二脇侍菩薩則以高浮雕來表現。這種結合不同層次的浮雕以及陰刻的表現手法，在山東北魏晚期的石造像裡十分常見。

根據筆者所收的資料，臨淄西天寺遺址出土的正光五年（524）佛立像¹³¹、正光六年（525）王世和等造像¹³²、孝昌三年（527）道休造彌勒像¹³³、百冊造像碑、段家造像碑、皆公寺造像碑（圖19）、張淡造像碑、永寧寺造像碑¹³⁴、京都藤井有鄰館藏天平二年（535）張白奴等造彌勒像（圖20）、青州龍興寺出土的天平三年（536）智明造立佛三尊像（圖21）等，無論是在佛與菩薩的面容和造型、衣飾的樣式、背屏的裝飾意念和緊湊的構圖、結合線刻以及不同層次浮雕的技法等，都與張寶珠造像十分近似。由此觀之，到了正光時期，山東的區域風格已孕育成熟。直到東魏天平年間（534-538），這種風格仍舊十分盛行。

濟南市南郊千佛山東南的黃石崖現存一個石窟和二十八個摩崖小龕，壁面上刻有八則北魏正光四年（523）至東魏興和三年（541）的題記，是山東地區最早的佛教摩崖窟龕造像。劉鳳君認為黃石崖造像是在洛陽龍門石窟藝術影響下發展起來的，¹³⁵ 李清泉也主張，從其風格體系上看，山東地區早期石窟造像明顯地是

131 圖見劉鳳君，《山東佛像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74。

132 王思禮，〈山東省廣饒、博興二縣的北朝石造像〉，《文物參考資料》，1958：4，圖5；題記參見附錄一〔57〕。

133 同上註，圖1；題記參見附錄一〔69〕。

134 趙正強，〈山東廣饒佛教石造像〉，頁75-83。

135 劉鳳君，〈青州地區北朝晚期石佛像與“青州風格”〉，頁48；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藝術〉，頁293。

從洛陽而來。¹³⁶筆者則以為，雖然山東石窟的開鑿比中原地區要遲，黃石崖摩崖窟龕的開窟動機可能是受了中原石窟的啟發，不過在造像的傳統上，黃石崖的摩崖窟龕造像與當時的石刻碑像如出一轍，展現了山東的藝術風貌，與洛陽傳統並無太多關連（詳見本文〈山東樣式的區域特色〉一節）。

由於黃石崖的題記和造像關係疏離，很難確認題記與現存龕像的關係。不過學者們大抵同意，黃石崖唯一的石窟應是北魏晚期的作品。¹³⁷這個石窟位於黃石崖的東側，是利用自然石窟修整而成，布局零亂，沒有統一的設計。東壁造像計七尊，中間是一立一坐的兩尊主佛。西壁有大小造像十五尊，中間為一佛二菩薩的立佛三尊像（圖22）。窟內的立佛和脇侍菩薩（圖23）的造型、服飾、雕刻刀法等均與張寶珠造像（圖18）類似，只是形體更加清瘦，菩薩的衣裙長及足面，衣裙外揚的幅度稍大，衣褶細密深刻，線條勁利。不過在裝飾語彙上，這些佛身後都刻有舟形背光和數道同心圓的圓形頭光、橢圓形身光，頭光內刻纏枝忍冬紋，上方還有飛天、化佛、騰龍等，這些表現也都與正光以來青州碑像背光的裝飾雷同。

此窟東壁的坐佛（圖24）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半跏趺坐於方台之上，袈裟的下襬懸垂在台座之前。縱直平行的衣褶線條勁利，與立佛的下裙表現相似。現存的山東北魏佛像中，坐佛的數量遠不能與立佛相提並論，而出現懸裳座的作品更少，除了黃石崖的窟龕摩崖造像外，筆者僅發現諸城博物館所藏北魏晚期的坐佛殘碑（圖25）一例。這件碑像上的坐佛皆身著通肩袈裟，雙手結禪定印。袈裟衣襬垂在台座之前，衣紋簡潔。雖然這兩件作品的懸裳座表現不盡相同，可是與龍門或鞏縣石窟的造像相較，山東造像懸裳座的衣襬層次不多，也沒有太多波動的線條，表現手法質樸，這也應是山東造像的區域特點之一。

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的北朝造像中，有數尊北魏之作，其中三件尚刻具永安二年（529）、永安三年（530）和太昌元年（532）的造像題記，是研究山東北魏晚期造像的重要資料。永安二年韓小華造彌勒像（圖26）的主尊立佛，肉髻高

136 李清泉，〈濟南地區石窟、摩崖造像調查與初步研究〉，《藝術史研究》，2（2000），頁346。

137 F. Sr. Drake認為此窟的造像即是正光四年（523）法義兄弟造像所說的「敬造石窟像二十四軀」（參見F. S. Drake, ‘The Wei Dynasty Sculptures of Yellowstone Cliff in Shantong’一文），不過，此則題記與石窟相距約十公尺，這則題記所指的造像內容是否即指此窟，仍有爭議。另外，常盤大定則以為孝昌三年（527）法義兄弟一百餘人造石窟記才應是此窟的題記（關野貞、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第1冊，頁100-104），然而該則題記距離石窟更遠。然而無論如何，學者皆同意，此窟尊的雕刻年代應在北魏晚期（岡田健，〈山東歷城黃石崖造像〉，《美術研究》，366〔1997年2月〕，頁37-47）。

顯，臉形方圓，嘴角含笑，內著僧祇支，外穿褒衣博帶袈裟，身形矮短，衣裙略向外張，呈八字形，與孝昌四年（528）張蓋德造立佛三尊像¹³⁸（圖27）相近。然而這尊立佛的肉髻不作大渦紋，和永安三年賈淑姿造立佛三尊像（圖28）的主尊一樣，也採剃髮的形式。同時衣紋以陰刻線條表示，顯得衣服的質地較為輕薄。桃形大背光後方出現了兩位手捧圓形物的人物（有的學者稱為手捧日月的人物），¹³⁹類似的人物在青州博物館藏孝昌三年（527）邑義六十人造佛碑像、¹⁴⁰東營市博物館藏的百冊造像碑、段家造像碑和皆公寺造像碑（圖19）上都有發現。這種人物並不見於其他地區，是山東佛教造像特有的圖像。在背光的裝飾上，無論是火焰紋、化佛，或頭光的纏枝忍冬紋，皆以陰刻細線完成，相形之下，這件石雕的浮雕層次變化遠不如張寶珠造像（圖18）豐富，可是線條流利，繪畫性強。這種裝飾手法在龍興寺出土的東魏的造像上仍時有所見。

龍興寺出土的北魏造像，衣褶的表現多樣，從中可以鉤勒出一個由繁趨簡的發展序列。其中，標本B73（圖29）是一件北魏晚期的釋迦佛三尊殘像，主尊身形矮短，衣褶以斜刀刻出，衣襞隆起，剖面呈隱起三角形凸稜狀。無論是袈裟的厚重，或者是佛與脇侍菩薩衣裾向外張揚的幅度，都可謂龍興寺遺址出土的北朝造像之最，應為正光以前的作品。標本B40（圖30）也是一件北魏晚期的立佛三尊像，主佛的衣褶表現雖然延續上件的傳統，但衣褶疏朗，剖面亦呈隱起三角形，可是凸稜變細變淺，褶襞的立體感減弱。此類衣褶逐步發展，到了東魏便形成雙陰刻線的衣紋（圖31）。這種由繁趨簡的發展方向，尚可以從永安二年韓小華造彌勒像（圖26）的衣紋以陰刻線條來刻劃，永安三年賈淑姿造佛三尊像（圖27）除了衣裾、衣緣外，甚至於根本不刻劃任何衣紋這兩例得到證實。同時，標本B40中立佛的袈裟與裙裾較為貼體，身體輪廓隱約可見，顯示衣服的質感較柔軟輕薄。這些風格變化在山東其他地方出土的北魏末年造像上也屢見不鮮，如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出土的普泰二年（532）孔雀造彌勒像、¹⁴¹普泰三年（533）封法造佛三尊像（圖32）等，暗示著東魏造像發展的新方向。

138 此為一件台灣私人收藏之作，該作主佛的左臉與菩薩的臉部均曾修補。

139 有關這兩位人物的研究，參見Zong Zhang, "Exploring Som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Longxing Si Sculpture," *Orientations*, 31:10 (December 2000), pp. 60-63.

140 Lukas Nickel ed., *The Return of the Buddha: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6th Century from Qingzhou, China*, Fig. 55.

141 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圖版參：2；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20；造像題記參見附錄一〔89〕。

以上大致鉤勒了山東北魏造像風格發展的輪廓，在這個基礎上，再來討論一下山東的丈八大佛。山東境內保存了五尊高達五公尺以上的北朝丈八佛，為諸省之最。這五尊大佛目前分別保存在博興縣興國寺遺址（一尊）、臨淄西天寺遺址（兩尊）和青島博物館（兩尊）。劉鳳君認為，這些巨佛都是東魏之作，是中原造像東傳影響下的產物。¹⁴² 興國寺遺址上的丈八佛（圖33）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於重層覆蓮之上。其頭頂肉髻作大漩渦紋，面部雖然有些殘損，可是兩頰豐潤、稚氣的笑容仍依稀可見。其肩平胛瘦，上手肘的衣襞隆起，袈裟衣緣加陰刻線條，下裙的衣褶勁直平行，衣裾邊緣迴曲，風格特徵無一不與正光年間的造像（圖18）近似，而與東魏簡練的風格相去較遠，所以筆者以為興國寺遺址的丈八佛當為北魏晚期之作才是，約完成於520年代的中後期。青島博物館所藏的兩尊立佛原在臨淄縣龍池村的龍泉寺，¹⁴³ 風格與興國寺遺址的丈八佛近似，應該也是同期之作。至於臨淄西天寺遺址的丈八佛（圖34），雖然風格與興國寺遺址的丈八像彷彿，但兩肩較為渾圓，上臂的衣褶襞面不再凸起，已有簡化的傾向，所以推測年代稍遲，可能完成於530年代至540年代初期。

（四）山東樣式的區域特色

綜上所述，山東佛教造像在原來的南方傳統上，不斷地吸收外來的養分，於正光前後，發展出獨立的風格，成立了山東樣式。雖然說這些造像面相清秀，身形削瘦，含胸鼓腹。佛像多內著結帶僧祇支，外穿雙領下垂、褒衣博帶式袈裟，衣衽敷搭於左肘，厚重的衣袍遮掩了身體結構。菩薩身著帔帛和大裙，帔帛在膝部交叉。衣襠、裙裾和天衣向外舒展，衣端作銳角狀。飛天體態輕盈。這些特色皆與北魏其他地區同期的造像一致，代表著北魏晚期普遍的時代風格特色。可是這些造像也展現了一些該地區特有的造像特徵，也就是山東的區域特色。以下分造像形式、人物面容、衣服樣式，以及裝飾圖案幾點來說明。

在造像形式方面，太和晚期，山東即出現一佛二脇侍菩薩的金銅佛造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金銅佛三尊像其脇侍菩薩多與背光緊密相連，或合鑄成為一

142 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藝術〉，頁286、294。

143 雖然許多學者皆言這兩尊丈八像原在淄川龍泉寺（參見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藝術〉，頁287；時桂山，〈青島的四尊北魏造像〉，《文物》，1963：1，頁65），不過，據青島文物管理委員會的調查，這兩尊立佛原來是在臨淄縣龍池村的龍泉寺內。（孫善德，〈對《青島的四尊北魏造像》一文的補充意見〉，《文物》，1964：9，頁56。）

體，如成僧造釋迦像（圖8）、太和十九年（495）歐陽解愁造彌勒像、¹⁴⁴ 普泰二年（532）曇顏造彌勒像¹⁴⁵ 等；或是將脇侍菩薩分鑄後，再以插桿與背光相結合，如太和十八年妙音造釋迦像、太昌元年（532）馮貳郎造觀世音像（圖35）等，這兩種手法在其他地區的造像上並不常見，為山東北魏造像的區域特質之一。

此外，北魏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山東造像為一背光三尊像造像碑，這些造像碑的頂部作圭首（圖18）或盞頂，正面浮雕帶舉身舟形背光的佛像，側面與背面多刻千佛。這種碑像將佛教造像形式和傳統的漢碑結合為一，展現了濃厚的山東文化特質。¹⁴⁶

在人物造型部分，山東正光以來的造像額方面短，顴骨高突，兩頰豐腴，眼角上翹，嘴角含笑，面容親切且流露著一股童稚之氣，與河北細瘦的臉形（圖36）迥然不同。這種作風早在太和十七年曹黨生造彌勒像（圖7）上已露端倪，正光年間發展成熟，東魏時期仍時有所見。同時，山東此期造像肩平胛瘦，比河北同期的細身溜肩造像略顯豐腴，於秀骨清像中又展現一種圓潤之美。

前文已述，由於山東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所以該地保存了比較濃郁的南方色彩。因此北魏晚期山東出現了一些穿著與南方人物相似的菩薩像，也就不足為怪了。正光六年張寶珠造立佛三尊像（圖18）和黃石崖石窟中的脇侍菩薩（圖23），以及永興二年（533）馬祿造觀世音菩薩像，¹⁴⁷ 除了寬袍大袖之外，在天衣之內，都著交領和平領內衣，這種內衣形式除了深受南朝文化影響的麥積山石窟外，¹⁴⁸ 不見於北魏其他地區的菩薩像，可是這種衣式在南朝的俑像和畫像石上的人物¹⁴⁹ 以及山東¹⁵⁰ 的俑像上仍時有發現。這是入魏以後，南朝傳統在山東沒有完全被遺忘的一個具體事證。另外，山東北魏佛立像的袈裟衣緣表現也十分特殊。早在太和晚年成僧造釋迦像（圖8）上，即發現山東匠師常以立佛右肘下袈裟衣緣翻動如波的手法，來傳達衣袍柔軟的質感，線條較其他地區的造像更為

144 常敘政、于豐華，〈山東省高青縣出土佛教造像〉，圖2。

145 相關資料參見附錄一〔88〕。

146 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藝術〉，頁293。

147 相關資料參見附錄一〔92〕、附錄二〔60〕。

148 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中國石窟——麥積山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77、80。

149 圖見曹者社、孫秉根主編，《中國古代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頁197。另外，1958年河南鄧縣出土的南朝畫像磚上的人物亦著兩層內衣，形式與山東的脇侍菩薩像相似。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版66。

150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東八里洼北朝壁畫墓〉，《文物》，1989：4，圖15。

圓轉自然。正光年間，這種表現普遍流行（圖17、18），甚至於到了東魏天平年間（534-537）仍歷久不衰（圖20），這種表現也是山東造像的一大特色。

當然，山東樣式最為突出的乃是造像華麗的裝飾效果。在背光部分，除了多重同心圓的頭光與橢圓形身光外，身光兩側浮雕長莖蓮花；背光上部雕飾著飛天和騰龍，有的騰龍還口吐清泉，化為頭光上的忍冬紋（圖37），裝飾繁複，主次分明，布局井然有序。劉鳳君的研究指出：

青州地區北魏末年和東魏時期裝飾華麗的舉身舟形背光石造像形式應是借鑒或模仿了龍門風格石窟造像裝飾，可以從龍門北魏孝明帝時期（516-528）開鑿的蓮華洞佛背光尋到範本，上部雕飾的龍和飛天的造型在龍門和鞏縣等北魏石窟中可常見到類似例子，佛和菩薩脚下所飾蓮華圖也可在洛陽地區北魏石窟和墓室石棺線雕畫中找到媲美者。¹⁵¹

而金維諾則認為，青州佛教碑像的背屏設計和脇侍菩薩的蓮座都和成都博物館藏南梁雙菩薩造像，有明顯的繼承關係。¹⁵²可是從以上所梳理的山東造像發展過程來看，早在龍門和南梁風格尚未形成的太和末年，山東造像的背光上就已發現纏枝忍冬、化佛和天衣飛動的供養天等浮雕（圖9），而山東造像的龍紋雖然與龍門和鞏縣相似，不過出現的位置卻有別。所以筆者認為，北魏末年山東造像的裝飾意念實是在本地傳統的基礎上孕育而生的產物，與外來的龍門或南梁風格並無直接的關連。同時，有時在山東造像背光的後面所出現手捧圓形物的兩位人物（圖19、26），更是其他地區所不見，是山東北魏晚期佛教造像的特色之一。當然六世紀上半葉洛陽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山東石雕技巧的突飛猛進、主尊與脇侍菩薩之間出現了供養人（圖18）等等，都可能受到洛陽藝術的影響。不過，整體來說，山東造像並非洛陽造像的翻版，而是將洛陽的元素融入自己的地方風格，豐富了山東的藝術傳統。

許多學者已經指出，脇侍菩薩足踏螭龍銜著的蓮台是山東東魏造像最突出的一個區域特色。¹⁵³王華慶和莊明軍在〈析龍興寺造像中的“螭龍”〉¹⁵⁴一文中，更根據龍興寺出土的造像，討論了這個圖像的發展脈絡，認為北魏中晚期螭龍僅

151 劉鳳君，〈青州地區北朝晚期石佛像與“青州風格”〉，頁48。

152 金維諾，〈簡論青州出土造像的藝術風範〉，收錄於《盛世重光：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頁25。

153 劉鳳君，〈青州地區北朝晚期石佛像與“青州風格”〉，頁49；李清泉，〈對北朝時期山東地區佛教造像的初步認識〉，頁235-237；夏名采、王瑞霞，〈青州龍興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頁60-61；陳慧霞，〈山東朝佛教造像初探〉，頁44。

154 王華慶、莊明軍〈析龍興寺造像中的“螭龍”〉，《文物》，2000：5，頁46-49。

見於背屏式造像的頂部，成為一條獨立的飛龍，或出沒於寶塔下的鈎龍。北魏晚期至東魏早期，螭龍只是螭首的形式，雕刻於主佛下蓮座兩側。繼而以完整的螭龍出現，螭龍的龍頭較大，口足及尾較細小，螭龍口吐蓮葉、蓮蕾、和脇侍菩薩所立的蓮台，應屬於北魏晚期向東魏過渡時期的代表樣式。到了東魏中晚期，螭龍被雕刻在主佛下的蓮座兩側，全身漸露，形體越來越大，噴吐的水柱中有蓮花、荷葉、蓮莖、蓮台等，且漸漸由淺浮雕發展為高浮雕。青州博物館的研究人員也持同樣的看法。¹⁵⁵ 可是根據筆者所蒐集的資料，正光六年張寶珠造立佛三尊像（圖18）是目前可見背屏頂部出現祥龍圖像最早的作品，正光三年楊懷玉造釋迦像（圖17）則是最早出現螭龍口銜荷葉、蓮花和脇侍菩薩足下所踏蓮台的作品。縱使不能依據這兩例即說，佛足兩側螭龍出現的年代要比碑頂的騰龍還要早，但至少可以肯定二者並無彼此影響的關係。這點尚可以從臨朐道明寺舍利塔地宮出土的普泰年間（531-532）立佛三尊殘像¹⁵⁶ 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藏永熙三年（534）法義兄弟二百人造立佛三尊像（圖38）得到證明，這兩件碑像的立佛頭頂上方都浮雕著一隻騰龍，在主佛台座的兩側又分別浮雕一隻螭龍，口銜脇侍菩薩所立的蓮台。由於這件雕像背屏上方的騰龍和佛座旁的螭龍同時並存，可見二者的發展並無時序的先後之分。此外，一般來說，學界認為立佛蓮座旁出現雄壯有力的螭龍銜蓮圖像是山東東魏佛教碑像的重要特徵，也是山東樣式成立的重要指標，可是本研究發現，早在北魏晚期的佛三尊像（圖17、38）上已出現了矯健的螭龍，顯示北魏晚期山東樣式的發展已趨於成熟。

近年來，許多學者指出山東碑像中龍的出現可能是受南朝梁武帝崇龍意識的啟發，以龍作為佛教的護法，¹⁵⁷ 也有的學者認為山東造像佛座兩側的螭龍表現可能源於西王母的龍虎座，¹⁵⁸ 看法莫衷一是。不過，無論是背光頂端的騰龍或是佛座兩側的螭龍銜蓮圖像，都不見於其他地區，乃山東造像的區域特色無疑，所以在探討它的淵源時，當然也不應忽視山東本地的傳統。金維諾援引《十六國春秋輯補》的記載，慕容皝「十二年……夏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於龍山。皝親

155 夏名采，〈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的藝術特色〉，收錄於《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頁12；夏名采、王瑞霞，〈青州龍興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頁50-61。

156 圖見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圖13，題記參見附錄一〔86〕。

157 杜在忠、韓嵒，〈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頁261；劉鳳君，〈山東佛像藝術〉，頁98；劉鳳君，〈青州地區北朝晚期石佛像與“青州風格”〉，頁49；金維諾，〈青州龍興寺造像的藝術成就——兼論青州背屏式造像及北齊“曹家樣”〉，頁384。

158 Zong Zhang, “Exploring Som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Longxing Si Sculpture,” *Orientations*, 31:10 (December 2000), p. 57.

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之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宮殿，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上。」¹⁵⁹ 認為早在十六國時，龍就被山東人視作祥瑞之兆，青州地區佛教造像上翔龍的出現，可能與當地重視此類祥瑞徵兆有關。¹⁶⁰ 只不過，既然在十六國時期龍已被山東人視作吉祥的徵兆，可是為什麼卻在百年以後的青州佛教造像碑上才出現這個圖樣？令人費解，故山東碑像中龍的圖像意義和來源，尚需要將來進一步探索。

四、信仰與圖像

佛教造像的題記敘述了造像者的渴望與追求，圖像特色又表達了信仰的內涵，所以造像資料的整理可以反映北魏佛教信仰的部分實況。在附錄一中，筆者蒐羅了96則山東劉宋和北魏的造像資料，明確標示尊像名稱者計47則，其中以彌勒最多，計29則，其次是觀世音8則，再其次為釋迦6則，多寶佛最少，計4則。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則造像記提到所造的尊像名為「無量壽佛」或「阿彌陀佛」；同時僅有7則造像記¹⁶¹ 提到希望往生西方的祈願。其中除了田秀英造像（附錄一〔96〕）題記的年款不明以外；從造像風格觀之，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的標本B73立佛三尊像（圖29）（附錄一〔95〕）當為510年代末期至520年代初期之作，餘皆為520和530年代之作，顯示直到北魏末年西方淨土信仰始在山東萌芽。目前在山東佛教資料裡，《比丘尼傳》〈令宗傳〉是筆者目前發現唯一一則與西方淨土相關的記載，曰：

令宗，本姓滿，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人也。……年七十五，忽早召弟子說其夢，見一大山，云是須彌。高峰秀絕，上與天連，寶飾莊嚴，暉耀爛日，法鼓鏗鏘，香煙芳靡，語吾令前，愕然驚覺。即體中忽有異於常，雖無痛惱，狀如昏醉。同學道津曰：「正當是極樂耳。」交言未竟，奄忽遷神。¹⁶²

159 金維諾稱此則資料典出《十六國春秋輯補》之〈全燕錄〉，經查核後發現當典出《十六國春秋輯補》之〈前燕錄〉才對。另，此則記述原見於（後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文云：「（慕容皝）十二年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于龍山。皝率群寮觀之，去龍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赦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上。」（[後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國學基本叢書第1602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66。）

160 金維諾，〈青州龍興寺造像的藝術成就——兼論青州背屏式造像及北齊“曹家樣”〉，頁384。

161 參見附錄一〔59〕、〔78〕、〔88〕、〔90〕、〔94〕、〔95〕、〔96〕則。

162 （梁）寶唱，《比丘尼傳》卷一〈司州寺令宗尼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936下。

令宗爲四世紀的尼師，從文中令宗敘說夢境，經同學道津指點，始知夢中所見乃西方極樂世界來看，說明當時無量壽佛的西方淨土信仰在山東尙未完全展開。同時，在田秀英造像題記中，又發現「上生西方慈是（當作慈氏）佛所」之語，可見當時在部分人的觀念中，無量壽佛的西方淨土和當時流行的彌勒佛國混淆不清。這個狀況與北魏佛教信仰發展的大勢相符。¹⁶³

（一）釋迦與多寶佛

釋迦牟尼佛是佛教的創始人，是佛教信仰的中心人物，當然在山東的佛教造像中，必有發現。在6件題名釋迦佛的尊像¹⁶⁴裡，有些造像已佚，僅餘台座、背光或拓片資料，筆者目前僅發現三件山東釋迦佛造像的圖版（圖8、17、29），三者皆爲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立佛。和鄰近的河北¹⁶⁵相比，山東的釋迦圖像顯得較爲單調。

《法華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早在十六國時期，以《法華經》〈普門品〉爲基礎的觀世音信仰即在山東展開（詳見下文），可見四世紀時山東已有《法華經》的流傳。劉宋、北魏時，不少山東高僧以誦持《法華經》爲業，例如齊州銜草寺志湛、¹⁶⁶青州比丘尼惠暉（442-514）¹⁶⁷等；臨淄釋普明每誦《法華經》至〈勸發品〉時，還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¹⁶⁸也有以講述《法華經》著名於時者，例如慧亮（約411-約473）便曾在臨淄立寺，宣講《法華經》、《大小品》、《十地經》等。¹⁶⁹太和十三年（489）志歹真等造觀世音像記（附錄一〔17〕）中也發現「仰惟能仁慈矜（疑作怜）窮子」之語，文中的「窮子」一詞出自《法華經》卷二〈信解品〉的〈窮子喻〉。可見五、六世紀時，山東的佛教信徒對《法華經》並不陌生，在此背景之下，以《法華經》〈見寶塔品〉爲基礎所造的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很自然地在山東流傳開來。根據筆者整理的資料發現，山東北魏二佛並坐像¹⁷⁰的造像題記都極簡短，祈願的內容單純，而造像本身（附錄

163 有關北朝西方淨土信仰的發展，參見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73-190。

164 參見附錄一〔9〕、〔24〕、〔28〕、〔49〕、〔50〕、〔95〕則。

165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北魏時期〉，頁21-22。

166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八十五〈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3冊，頁910上。

167 （梁）寶唱，《比丘尼傳》卷四〈樂安寺釋惠暉尼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947下。

168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二〈釋普明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407中。

169 （梁）慧皎，《高僧傳》卷七〈釋慧亮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373中。

170 參見附錄一〔5〕、〔29〕、〔30〕、〔34〕、〔36〕、〔37〕。

二〔4〕、〔24〕、〔25〕、〔29〕)也都是小型的金銅造像，像中的二佛皆結跏趺坐，二手結禪定印，圖像特徵相當統一。

(二) 彌勒

在筆者所整理47則明確記載所造尊像名稱的造像記中，29則為彌勒，數量可觀，足證北魏時期山東彌勒信仰盛行。早在1994年劉鳳君便發表了〈山東省北朝觀世音和彌勒造像考〉¹⁷¹一文，對山東的彌勒和觀世音信仰與圖像進行了初步的考察。後來在《山東佛教造像》一書中，劉氏又對山東的彌勒信仰作了一些增補。¹⁷²本文在劉氏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山東彌勒圖像的分析和與彌勒信仰有關的造像題記研究，提出一些補充意見，希冀對山東的彌勒信仰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彌勒經典部類龐雜，依其性質，可分二大類：（一）上生系經典：描述彌勒上生兜率天為一生補處菩薩，在兜率天宮的內院說法渡眾的經典，如《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和（二）下生系經典：描述彌勒未來下生人間，出生於翅頭摩城的婆羅門家，將於龍華樹下成佛，並將召開三次龍華盛會，宣說佛法精義，與會的百億衆生皆得阿羅漢果的經典，如《佛說彌勒來時經》、《佛說彌勒下生經》、《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等。由於彌勒信仰包括上生與下生兩方面，所以在彌勒造像上，也有與上生信仰關係密切的菩薩裝彌勒像以及和下生信仰有關的佛裝彌勒像兩種類型。

在附錄一中羅列的29則彌勒造像記中，青州所造者計21尊，齊州所造者計5尊，南青州、光州和北徐州各出土1尊，可見北魏時期山東全區都有彌勒信仰的流佈，尤以青齊二州最為盛行。在這些造像裡，以元嘉二十八年劉國之造彌勒像（圖1）的年代最早，為劉宋之作。屬北魏中期（469-499）者計8件，北魏晚期（500-534）則有20件之多。在劉宋和北魏中期的造像中，除了皇興三年趙淵造彌勒像為石雕造像外，其餘皆是26公分以下小型的金銅造像。可是到了北魏晚期，石造彌勒像迅速增加。同時，在黃石崖的摩崖和窟龕造像裡也有彌勒像的發現（附錄一〔62〕）。此外，這一時期又出現大型的彌勒像，有的甚至於高達三百餘公分。由此看來，山東的彌勒信仰不但歷久不衰，而且越到晚期越盛，並逐漸從早期的個人供養演變成在寺院或石窟等公共場所供眾人禮拜的尊像。這點也可由彌勒像造像主的身份轉變得到印證。劉宋和北魏中期的9件彌勒造像中，僅有

171 劉鳳君，〈山東省北朝觀世音和彌勒造像考〉，《文史哲》，1994：2，頁48-53。

172 劉鳳君，《山東造像藝術》，頁106-112。

張道果等造彌勒像（附錄一〔21〕）為邑義團體的造像，其餘皆是個人的供養像。不過北魏晚期，就發現四則邑義團體造彌勒像的題記（附錄一〔53〕、〔60〕、〔62〕、〔82〕）。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則造像記的年代都是正光以後，顯示正光以來，在山東邑師積極弘宣之下，彌勒信仰更為流行。

筆者搜集了29件彌勒的造像資料，由於有些造像已佚，僅餘台座或背光，有些尊像的圖片並未發表，今依諸像的圖像特徵，將其他16件分為五類論述於以下：

1. 雙手結禪定印的結跏趺坐佛像：有4尊（附錄二〔1〕、〔6〕、〔28〕、〔33〕），皆為小型的金銅造像，年代最早的為元嘉二十八年劉國之造彌勒像（圖1），最晚的為熙平二年（517）劉□□造彌勒像（圖12）。由此看來，這類的彌勒像在山東出現的年代最早，直到510年代仍有鑄造，流傳的時間至少有五、六十年。

2.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佛立像：有8尊（附錄二〔7〕、〔18〕、〔31〕、〔45〕、〔49〕、〔52〕、〔58〕、〔59〕）¹⁷³，以太和六年范壽造彌勒像（圖6）最早。由於這類的彌勒佛像直到東魏末期仍有雕製，¹⁷⁴可見自太和以來，這種立佛便是山東佛教藝術裡最重要的一種彌勒圖像。

3.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的佛立像：有太和八年（484）齊州魏縣人傅零度所造的彌勒像（附錄二〔9〕）和李晃之等造彌勒像（圖39）兩尊。

4. 雙手結轉法輪印的交腳菩薩像：僅有山東黃縣出土的皇興三年定州中山郡趙淵造彌勒像一例（圖3）。

5.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菩薩立像：僅有臨流博物館所藏正光六年宣景建夫妻造彌勒像（圖40）一例。

在上述的16尊彌勒像中，僅發現2尊菩薩像，而佛像卻有14尊之多，二者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時期甘肅、陝西、雲岡和龍門常見的交腳彌勒菩薩像，在上述的16尊彌勒像中僅發現趙淵造彌勒像一例，說明在圖像的發展上，山東與甘肅、山西和河南等地明顯不同。筆者的研究發現，北魏時

¹⁷³ 其中，比丘道休造彌勒像（附錄二〔45〕）、比丘惠輔等造彌勒像（附錄二〔52〕）和比丘尼惠照造彌勒像（附錄二〔59〕）的中彌勒佛立像，從其殘損的現況觀之，原來也都應是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¹⁷⁴ 諸城博物館藏東魏武定四年（546）夏侯豐洛等廿餘人造彌勒像即為一例，圖見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圖版286b；杜在忠、韓嵒，〈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圖版拾：1。

期與山東毗鄰的河北地區，佛裝的彌勒像數量也遠遠超過菩薩裝的彌勒像。同時，和山東一樣，河北地區最流行的彌勒圖像也是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立佛形象，¹⁷⁵ 顯示二地的彌勒圖像關係密切。檢視河北北魏的彌勒圖像發現，早在太平真君三年（443）河北就出現了這種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彌勒佛立像，此後這種彌勒圖像便在河北地區普遍流行。因為河北這種圖像的出現和流行都較山東同類的彌勒像早了三、四十年，足證山東這種彌勒立佛很可能受到了河北的影響。此外，河北隆化文管所所藏的泰常五年（420）劉惠造彌勒像（圖2）為一尊身著通肩袈裟，雙手結禪定印，結跏趺坐的坐佛，圖像特徵與元嘉二十八年劉國之造彌勒像完全一致，不過造像年代也早了三十年，此為山東的彌勒圖像受到河北影響的另一例證。

從山東佛裝彌勒像的數量遠遠超出菩薩裝的彌勒像看來，山東地區彌勒下生的信仰顯然比上生信仰流行。筆者所彙整山東劉宋、北魏的造像記資料中，並未發現與彌勒上生信仰有關的題記，說明在山東的庶民之中，下生信仰的流傳遠比上生信仰普遍。而且元嘉二十八年劉國之造彌勒像記和太和二年劉氏造彌勒像記這兩則山東的彌勒造像題記，都提到「願彌勒出世」的企求，也顯示在山東的庶民階級中，下生信仰要比上生信仰發展的早。

至於山東的彌勒下生信仰的內容為何？我們也可以從題記的內容中略窺端倪。正光六年（525）曹望儔造彌勒像記（附錄一〔56〕）說道：「恨未逢如來之際，滅己家珍，玄心獨撥，敬造彌勒下生石像一軀。」題記中「恨未逢如來之際」一語，清楚表達了曹望儔未遇釋迦佛的遺憾，因此他便捐捨家財造了一軀「彌勒下生石像」。從這種關係來看，信衆顯然知道彌勒是繼釋迦佛以後的未來佛，祂下生人世時，將會帶來宗教的最後解脫。同時，造像記中也屢屢發現「值遇彌勒，三會說法」¹⁷⁶、「龍華三會，願在初首」¹⁷⁷、「彌勒出世，龍華三會，願登初首」¹⁷⁸ 這類的文句，反映山東的佛教徒們瞭解，只要在彌勒下生時，參加祂主持的龍華三會，便可以得阿羅漢果，達到常樂我淨的解脫境界。

彌勒下生經典描述，彌勒出世下生閻浮提時，五穀豐登，百姓豐衣足食，天下承平，人間恍若淨土一般。而北魏晚期，不但南、北二方在山東的戰火再起，同時山東連年饑饉，百姓生活困苦，人們對彌勒出世的企求自然更為殷切。很可

175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至北魏時期〉，頁25-26。

176 太和十九年（495）〈歐陽解愁造彌勒像記〉（附錄一〔25〕）。

177 正光二年（521）〈嚴小洛造像記〉（附錄一〔48〕）。

178 建義元年（528）〈王僧歡造像記〉（附錄一〔73〕）。

能就在這樣的信仰背景下，當延昌四年（515）沙門法慶打著「新佛出世，除去舊魔」的口號在冀州（河北冀縣、東光、武強及山東陵縣一帶）聚衆造反時，很快地便得到山東人士的支持，渤海（今山東高苑縣西北）大族李歸伯不但「合家從之」，還「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¹⁷⁹

（三）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是大乘佛教中的十地菩薩，南北朝時與之相關的經典就有二十五部以上，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法華經》〈普門品〉。¹⁸⁰該品稱，只要人們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一定能脫離七難（火、水、風或羅刹、刀杖、鬼、枷鎖、怨賊）、三毒（貪、瞋、癡）之苦，並能滿足二求（求男、求女）的願望。竺法護於晉太康七年（286）譯出《法華經》後不久，〈普門品〉即被單獨抄出，以《觀世音經》（或《光世音經》）之名流傳，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根據文獻記載，東晉至北魏時期，因持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而蒙救渡的山東人士有瑤琊（今山東臨沂東南五十里）徐榮、¹⁸¹在魯郡建立精舍的法力道人、渤海高平（今山東范縣東南二十里）畢覽、齊州平原（今山東平原）池金罡、¹⁸²青州牧沈文秀¹⁸³等。因誦持《觀世音經》而化險爲夷或不藥而癒者，有高平（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尼明感、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尼安令首、¹⁸⁴陽平（今山東滕縣）王葵、平原聊城（今山東聊城縣西北十五里）劉度、青州白苟寺惠緣¹⁸⁵等。不過，《繫觀世音應驗記》（501）在〈畢覽〉條後註曰：「《請觀世音》云：『示其道徑』。」¹⁸⁶〈池金罡〉條下又標：「《請觀世音》云：『接還本土』。」¹⁸⁷〈惠緣〉條後的註記又稱：「《請觀世音》云：『遇大惡病』。」足證除了〈普門品〉以外，山東的觀音信仰也受到劉宋西域人竺難提（419來華）譯出的雜密經

179 (北齊) 魏收，《魏書》卷十二〈京兆王傳〉，第2冊，頁445。

180 有關南北朝觀音信仰與圖像的研究，參見李玉珉，〈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收錄於《中世紀以前地區文化、宗教與藝術：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南港：中央研究院，2002），頁235-331。

181 (劉宋) 傅亮，《光世音應驗記》，收錄於孫昌武點校，《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7。

182 (南齊) 陸果，《繫觀世音應驗記》，收錄於孫昌武點校，《觀世音應驗記（三種）》，頁20、38、54、62。

183 (隋) 智顥，《觀音義疏》，收錄於《大正藏》，第34冊，頁926下。

184 (梁) 寶唱，《比丘尼傳》卷一〈建福寺康明感尼傳〉，〈司州寺令宗尼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935下、936下。

185 (南齊) 陸果，《繫觀世音應驗記》，頁38、45-46、63。

186 (南齊) 陸果，《繫觀世音應驗記》，頁57。

187 同上註，頁62。

典《請觀世音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簡稱《請觀音經》）的啟發。

另外，沈約的《宋書》（487）載，元嘉二十七年（450）身為青齊豪強的王玄謨¹⁸⁸被劉宋任命為寧朔軍將，北伐拓跋魏，當他到達青、冀之初，所向披靡，後來敗北被判死罪，夢中有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於是「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停刑。」¹⁸⁹北宋初年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廣記》（978）記述王玄謨故事的甚詳，云：

宋太原王玄謨爽邁不群，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音經》千遍，則可得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由可得。」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當作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既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之諫，遂免。¹⁹⁰

在《太平廣記》的故事中，夢人原來勸王玄謨念誦的《觀音經》當是《法華經》〈普門品〉，可是〈普門品〉有兩千餘字，王玄謨認為命在旦夕，不可能誦完千遍的〈普門品〉，所以在他的要求下，夢人乃授一簡短易誦的《觀音經》。《太平廣記》所載的《觀音經》經文內容和東魏天平年間（534-537）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¹⁹¹前數句相同，顯然也是一部觀世音偽經。雖然《太平廣記》編輯的年代較晚，將《高王觀世音經》融入王玄謨靈驗故事中，可能為後代好事者所為。然而從《晉書》中所說，王玄謨在臨刑前一日才開始誦經的情況來推斷，他念誦千遍的《觀音經》絕對不可能是〈普門品〉那樣的長篇經文，而應是一部以觀世音菩薩為中心，文句簡短的偽經。五世紀中葉山東已有觀世音偽經的流傳，反映當時的觀世音信仰在山東的土地上已發展成熟。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劉宋、北魏時山東的觀世音造像數量衆多。

檢視山東地區劉宋、北魏時期的觀世音造像記，沒有發現邑義造像之例，迴向的對象或為父母、兄弟姐妹、居家大小、自己等，願目單純而簡短，再加上這些作品都是高度不超過25公分的金銅造像，顯然這些造像大多是奉置在私人的佛

188 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頁100。

189 (梁) 沈約，《宋書》卷七十六〈王玄謨傳〉(北京：中華書局，1991)，第7冊，頁1974。

190 (宋) 李昉，《太平廣記》卷一一一〈王玄謨〉條，見《筆記小說大觀·第二十七編》(據嘉靖丙寅〔1566〕掃葉山房石印本)(臺北：新興書局，1979)，第2冊，頁775；又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1043冊，頁601-602。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太平廣記》排印本〈王玄謨〉條末錄有引用書為《談叢》，該書的作者為宋代的龐元英(活動於十一世紀)。然筆者查閱《談叢》一書，不見這則記載。

191 《高王觀世音經》，收錄於《大正藏》，第85冊，頁1425中-1426上。

龕之內，作個人或家族供養禮拜的對象。太和八年，丁柱就曾為其父造了兩尊觀世音像（附錄一〔12〕、〔13〕），即為一具體證明。

結合了造像記的尊像題名與圖像特徵，筆者收得9尊山東北魏的觀世音菩薩像，依圖特徵，可以分為四大類：

1. 右手持未敷蓮花，左手持淨瓶的菩薩立像（圖10）：計五尊（附錄二〔5〕、〔10〕、〔11〕、〔26〕、〔27〕），年代最早的為太和二年落陵委造觀世音像（附錄二〔5〕），最晚的為正始二年（505）朱德元造觀世音像（附錄二〔27〕）。顯示這種觀世音菩薩圖像出現最早，流行於北魏中期。

2. 右手持未敷蓮花，左手握天衣的菩薩立像：僅有太和十三年（489）志歹真等所造的觀世音像（圖41）一尊。

3.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願印的菩薩立像：有永平四年明敬武造觀世音像（圖15）和永安三年（530）孫容造觀世音像（附錄二〔53〕）兩例。

4.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願印的佛立像：僅有太昌元年（532）馮貳郎造觀世音像（圖35）一例。此作的主尊是一尊立佛，其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願印，內著僧祇支，外穿著褒衣博帶式的袈裟。此像的造像記稱：「造觀世音像一軀」。

五世紀下半葉，北魏的觀世音菩薩像有河北和山東兩系的分野，河北系的觀世音菩薩像多為右手持一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握天衣的作品，而山東系的觀世音菩薩像則為右手持一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持淨瓶。所以若依圖像特徵來看，上述第二類的造像當屬河北觀音系的造像。¹⁹² 由於志歹真的籍貫為東平郡（治在今山東范縣東南二十里），地近河北，該像又在河北平原縣出土，這尊觀世音菩薩遵循河北的圖像規範，就不足為怪了。至於第三類則是北魏晚期所出現的新觀世音菩薩圖像。《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¹⁹³ 和《請觀世音經》¹⁹⁴ 皆說，觀世音菩薩又名「施無畏者」，或許受到這個觀念的影響，手作施無畏印的觀世音菩薩便應運而生。

太昌元年（532）馮貳郎造觀世音像（圖41）是山東北魏造像中唯一的一件

192 李玉珉，〈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頁265-266。

193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收錄於《大正藏》，第9冊，頁57中。

194 （東晉）竺難提譯，《請觀世音菩薩消伏害陀羅尼咒經》，收錄於《大正藏》，第20冊，頁35中下。

觀世音三尊像。此外，最引人注意的是，這件造像的主尊觀世音採立佛的形式，造型與一般的觀世音菩薩大異其趣。北涼曇無讖於玄始八年（419）所譯的《悲華經》〈授記品〉裡，有一段世尊與十方諸佛為觀世音授記的文字。這段文字談到，觀世音為一生補處菩薩，在無量壽佛進入涅槃後，其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就佛道。由於類似的經文在南北朝時也會以單本的形式流傳，因此觀世音為一生補處，將成如來的說法，在當時也應有一定的影響力。¹⁹⁵ 馮貳郎造觀世音佛像的出現顯示，北魏末年在山東也有觀世音菩薩成佛觀念的流傳。

五、結論

縱觀山東早期的佛教造像，以時間來說，以元嘉二十八年劉國之造彌勒像的年代最早；皇興三年入魏以後，由於大舉遷徙青齊人民至平城一帶，山東經濟文化衰退，造像發展一度遲緩。太和初年，平齊民東返以後，佛事活動日漸頻繁。根據附錄一的資料，皇興三年至太和元年以前（469-476），僅發現1則造像題記，但太和元年以後，造像記的數量明顯增加。至北魏晚期，山東的佛教大盛，造像的數目激增，附錄一中屬此期的造像就有68件之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68件中，520至534年間的作品更高達51件，北魏末年山東佛教之興盛於此可見一斑。就地區而言，附錄一中青、齊二州的作品多達85件，而光州、兗州、南青州和北徐州只有零星造像的發現，說明魯南雖是山東佛教最早流傳的地區之一，可是到了北魏，魯北地區的佛事活動遠比魯南地區活躍。此外，在這些造像中，青州出土的造像不但最早，而且數量最多，計70件，是齊州造像的四倍有餘。顯示雖然早在四世紀中葉山東的第一個教團——泰山僧團——已在齊州成立，可是歷經百餘年的發展，到了北魏時期，青州已取齊州而代之，成為當時山東最重要的佛教中心。

山東佛教造像所使用的材質也有早晚的差別，早期的造像以金銅為主，正光以來，石雕的數量始逐漸增加，成為山東造像的主流，不過金銅造像在山東佛教藝術發展上的重要性，卻不容忽視。前文已述，太和六年范壽造彌勒像（圖6）是筆者所知我國穿著褒衣博帶漢式袈裟佛像最早的作品。太和晚期，山東佛教造像已出現層次豐富、裝飾華麗的背光。太和末年的成僧造釋迦像（圖8）和永平五年□道仙老妻造彌勒像（圖13），主尊立佛右手下的袈裟衣緣皆翻動如波。太

195 李玉珉，〈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頁245。

和十七年曹黨生造彌勒像（圖7）的衣襞隆起，作兩面坡形、剖面作隱起三角形的表現方式。正光三年楊懷玉造釋迦像（圖17）主尊兩側又出現了銜蓮的螭龍。此外，山東東魏佛像上常見小螺髮的髮式，在正光年間青州地區的金銅造像（圖17）也有發現。¹⁹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在山東佛教造像史上具開創性的作品都是金銅造像。所以雖然山東北魏部分的金銅造像作風保守，延續舊有的造像傳統，可是還有一些金銅造像無論在表現的技法上、衣紋的處理，或裝飾的意念上，都有新的突破，反映出匠師不斷求新求變的企圖。一但匠師們將新的造型、技巧或裝飾在小型的金銅造像上運用的得心應手之後，便廣泛地應用到大型的石雕上，所以金銅造像雖然尺寸不大，可是在山東佛教造像的發展史上卻具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根據造像記的研究，佐藤智水將北朝的造像流佈分為七個區域：河北平原部（河北省和山東省北部）、山東中南部、山西北部（大同附近）、山西中南部（以太原、介休為中心的汾水流域）、河南北部、陝西中部和甘肅。¹⁹⁷ 筆者的研究顯示，北魏時期彌勒和觀音信仰在河北最為流行，¹⁹⁸ 這點與山東佛教，特別是魯北地區的青齊二州發展完全一致。同時河北和山東的彌勒造像皆以佛裝的彌勒像為主，其中又以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彌勒立佛最流行，與西北地區常見的菩薩裝的交腳彌勒明顯不同。可見在信仰以及圖像上，河北與山東的魯北地區應屬同一個系統，此與佐藤氏的研究結果相侔。由於中國佛教史第一位鼓吹彌勒信仰的大師道安（312-385）是河北定州常山郡人，並曾在河北傳法多年。同時，早在太平真君時期（440-451），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彌勒立佛圖像又已在河北出現，且迅速流行，比山東這類造像早了數十年，所以河北對山東佛教與圖像的影響實不容小覷。

河北和山東接壤，兩地不僅交通便利，在歷史上也頗有淵源。早在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即有數萬河北流民遷入山東。隆安四年（399）慕容德在廣固稱帝，建立南燕政權後，南遷青齊的河北豪族受到慕容部貴族的重用，為南燕政權的階級基礎，是青齊地區最有勢力的割據力量。東晉、劉宋統治山東時期，河北

¹⁹⁶ 除了正光三年楊懷玉造釋迦像外，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收藏中尚有一件立佛，其造像風格、背光的裝飾都與楊懷玉造釋迦像雷同，也應是山東正光時期的金銅佛，此佛也採小螺髮的髮式。參見 Hugo Munsterberg, *Chinese Buddhist Bronzes* (Rutland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Inc., 1967), pl. 21.

¹⁹⁷ 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銘考〉，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65-69。

¹⁹⁸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至北魏時期〉，頁20-33。

大姓仍然受到主政者的器重。¹⁹⁹ 孝明（515-528）初，河北數州屢遭飢荒。正光二年（521）夏，定、冀、瀛、相四州又遇大水。孝昌中（525-528），葛榮寇亂。孝明帝時，河北人民群聚青州者不計其數。建義元年（528）河間邢杲便率河北流民十餘萬戶反於青州之北海。²⁰⁰ 正光五年（524）以來，又爆發了六鎮兵民的暴亂。據統計，北魏末年前後，約有二十餘萬戶的河北流民遷徙到青州。²⁰¹ 大批河北徙民遷入當然可能對山東的文化、藝術發生衝擊。此外，十六國時期，山東佛教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河北的佛圖澄一系。雖然目前尚未發現佛圖澄親赴山東的明確記載，可是他的高徒中，本籍山東的不乏其人，如竺法汰、安令首²⁰²等，而僧朗²⁰³更在泰山西北的金輿谷琨瑞谷建立泰山教團，就連他的同門道安（312-385）及法和也曾到金輿谷參加法會，²⁰⁴ 顯然山東與河北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山東出土的造像中，造像主鮑纂（附錄一〔2〕）、趙潤（附錄一〔3〕）皆為河北定州人氏，而河北平原縣出土的太和十三年志歹真等造觀世音像，其造像主又是兗州東平郡人。此外，在博興縣張官大隊、²⁰⁵ 惠民²⁰⁶和青州龍興寺遺址²⁰⁷也發現一些以定州漢白玉所雕製的佛教造像。這些都是山東與河北文化關係密切的具體證明。

基於這些原因，再加上我國目前最早的紀年造像——舊金山博物館所藏建武四年（338）佛坐像是河北的作品，定州又是河北北魏造像的重鎮，所以許多學

199 有關十六國至劉宋時期河北人民遷徙至山東的資料參見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收錄於《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95-107；趙凱球、馬新，《山東通史——魏晉南北朝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41-42、64-69、86-89。

200 宿白，〈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頁46。

201 有關北魏時期河北人民遷徙至山東的資料參見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頁107-126；趙凱球、馬新，《山東通史——魏晉南北朝卷》，頁41-42、64-69、86-89、104-106。

202 〈梁〉寶唱《比丘尼傳》卷一〈僞建賢寺安令首尼傳〉云：「安令首，本姓徐，東莞人也。……首便剪落從澄乃淨檢尼受戒。立建賢寺。澄以石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澡灌與之。博覽群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詳遠。一時道學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六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石虎敬之。」（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935上。）

203 《高僧傳》中並無僧朗受業於佛圖澄的記載，可是《水經注》卷八〈濟水條〉云：「朗公谷，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穎覺淵通，尤明氣緯，於此谷，因謂之朗公谷。」〔後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上冊，頁741。）故知泰山僧朗也是佛圖澄的弟子。

204 《高僧傳》卷五〈法和傳〉云：「釋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354上。）

205 常敏政、李少南，〈山東省博興縣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7，頁38-44。

206 惠民縣文物事業管理處，〈山東惠民出土一批北朝佛教造像〉，《文物》，1999：6，頁70-81。

207 山東省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文物》，1998：2，頁5。

者紛紛提出河北造像對山東影響甚鉅的看法，²⁰⁸ 認爲山東金銅佛中束腰四足方座、舉身舟形大背光、通肩袈裟、禪定印等，均源自於河北的佛教造像。然而這些特徵在元嘉二十八年劉國之造彌勒像上（圖1）就已發現，應與該地原有的南朝傳統息息相關。此外，也有學者認爲，永平年之後的北魏晚期銅石造像，舉身大背光的形制以及背光內浮雕蓮花紋和忍冬紋的作法、佛的面相、身態造型及衣飾特點等，又都和同期河北定州的造像相符。²⁰⁹ 可是上述這些特徵不只是在河北的造像上時有所見，即使在北魏的龍門石窟中也屢見不鮮，所以學者們所言山東和河北造像的相似性，實源於時代風格的共通性，而非區域之間的彼此影響。更何況若將北魏的山東和河北佛教造像並列比較的話，除了張總所指出，定州曲陽的碑像小，而山東的碑像大²¹⁰之外，山東金銅佛從未出現過河北造像常見的獅子座。河北北魏晚期的造像額方頰削，胛瘦肩溜，與山東面短頰豐，兩肩稍平，無論在面相或身軀造型上都有明顯的區別。同時在河北的脇侍菩薩中，也從沒有發現身著寬袍大袖，兩層內衣的形象。所以筆者以爲河北對山東造像風格的影響並不如許多學者所說的那麼顯著。當然也不是毫無影響，例如太和初年，部分造像一改劉宋時期的清秀造型，而採額圓頰豐、髮作大渦紋、身軀飽滿壯碩的形貌。北魏晚期，在覆蓮台下又加四足方台，同時方台正面的下沿有齒狀的裝飾，這些都是河北造像影響下的產物。只不過在山東區域風格的發展過程中，河北的影響好似雪泥鴻爪，最後仍被山東本地的傳統所消融。

山東佛教造像區域風格的形成與當地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皇興三年山東被北魏征服以前，該地一直屬於東晉、劉宋的轄區，受到南朝前期文化的薰陶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與南方文化血脈相連，所以雖然山東位於華北地區，人民卻熟知南朝前期的禮儀制度。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推行漢化政策時，經常借用平城附近青齊人民的長才，清河的崔光和崔亮都曾參與北魏模仿南朝典章制度的製定過程。²¹¹ 孝文帝又曾請蔣少游主掌北魏衣冠制

208 丁明夷，〈談山東博興出土的銅佛造像〉，頁41；宿白，〈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頁46；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藝術〉，頁291-292；李清泉，〈對北朝時期山東地區佛教造像的初步認識〉，頁239-243；李靜杰，〈中國金銅佛〉（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頁253。

209 宿白，〈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頁46；李清泉，〈對北朝時期山東地區佛教造像的初步認識〉，頁239。

210 Zong Zhang, "Exploring Som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Longxing Si Sculpture," *Orientations*, 31:10 (December 2000), p. 43.

211 楊泓，〈關於南北朝時青州考古的思考〉，頁50；楊泓，〈山東青州北朝石佛像綜論〉，頁317。

度的改革事宜。同時，蔣少游爲匠作大將時，又依魏晉的設計來經始平城的太廟和太極殿。²¹² 太和十五年（491）孝文帝還派他和李道固一起出使南齊，考察南朝京師的宮殿建築。²¹³ 毫無疑問地，山東人士成爲當時南方傳統的重要代言人。

在這種氛圍下，即使入魏以後，山東文化當然仍保有濃厚的南方色彩。早在太和六年，山東就出現了身著雙領下垂、寬袍大袖漢式袍服的佛像（圖6），其衣裾外張如翅，衣紋流利。這些特色在北魏當時的其他地區都不會發現，就連在京師平城附近的雲岡石窟也不例外，可能是南朝遺留的風範。到了太和晚期，這種佛像普遍流行，流行的時間比北魏其地區要早，這都是山東造像保存南方傳統的具體事證。此外，一些北魏晚期碑像中的脇侍菩薩，不但穿著寬袍大袖的衣裳，又內著兩層內衣，服式又與南朝的俑像和畫像石上的人物相似。這些現象說明，南朝的藝術傳統即使在山東入魏以後，不但並沒有因爲北魏的統治而消靡殆盡，同時在與南朝持續的接觸下，南朝文化的新風仍不斷地刺激山東匠師的創作。

由於山東濱臨渤海、黃海，五世紀初西行的法顯與天竺僧人佛馱跋陀羅都曾在青州登陸。《續高僧傳》〈僧意傳〉又言，元魏中，泰山朗公谷山寺中陳列著高驥、相國、胡國、女國、吳國、崑崙、岱京七地所造的金銅佛像。²¹⁴ 這樣看來，山東部分匠師可能也接觸了一些印度與西域的佛教藝術。檢視山東造像，太和八年李晃之等造彌勒像（圖39）的立佛頂有肉髻，上身全袒，下著長裙，肩披天衣，右手握天衣的衣端，穿著好似菩薩一般，這身打扮與其他的佛像大異其趣，不過類似的佛像造型在西元二世紀印度的石雕中也有發現，²¹⁵ 李晃之等所造的這尊彌勒像或許受到了印度造像的啓發。另外，正光年間，山東的金銅佛像上又出現新穎的小螺髮髮式。這種髮式在廣大中原北方地區，直到北齊時期才開始流行。許多學者指出山東造像的小螺髮可能受到南朝的影響，²¹⁶ 由於這種髮式在印度的笈多時期（320-約600）非常流行，²¹⁷ 而山東出現的年代又比現存梁朝類

212 (北齊) 魏收，《魏書》卷九十一〈蔣少游傳〉，頁1971。

213 (梁)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3冊，頁990。

214 (唐) 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五〈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收錄於《大正藏》，第50冊，頁647上。

215 印度Ahicchattrta出土了一尊彌勒菩薩像，上身袒露，肩披天衣，僅著下身裙裳，身佩瓔珞，雖然爲一尊菩薩像，不過其頂有小螺髮，又似佛像。這件作品與李晃之等造彌勒像有些雷同。圖見Susan L. Huntington and John C. Huntington,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New York; Tokyo: Weatherhill, 1985), Fig. 8:34.

216 費泳，〈“青州模式”造像的源流〉，頁100-102；李清泉，〈對北朝時期山東地區佛教造像的初步認識〉，頁244。

217 圖見J. C. Harle, *Gupta Sculpture: Indian Sculpture of the Fourth to the Sixth Century A. 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Figs. 38, 42, 43, 44, 46, 47, 48, 52, etc.

似的作品要早，所以這種髮式直接從天竺由海路傳入的可能性也不可以完全忽略。

綜上所述，北魏時期山東佛教造像絕對不是河北造像或南朝造像的翻版，而是以本地的傳統為基礎，不斷地吸收河北、南朝，甚至印度等外來的成分，豐富自己的藝術生命。經過無名匠師們數十年的努力與摸索，到了正光年間，形成了區域色彩濃厚的造像體系，成立了山東樣式。

以上大體鉤勒了山東早期造像發展的脈絡，並討論劉宋及北魏時期，山東佛教藝術發展與鄰近地區文化交流的關係，然而尚有一些問題值得思考。從歷史背景和造像風格來看，山東與南朝的關係密切，可是從圖像和信仰方面觀之，卻發現山東與河北的關係較為緊密，與南朝並不同調。宿白在〈南朝龕像遺迹初探〉²¹⁸一文中指出，自四世紀以來，南朝崇奉無量壽佛和彌勒佛，不但造像數量衆多，同時還出現如永明元年（483）釋玄曇造像碑²¹⁹兩像合刻的作品，認為兼奉二者，可廣致饒益，以達相互補充的效果。可是本研究卻發現直到北魏末年，山東才有無量壽佛的信仰的萌發，不但在劉宋和北魏的山東造像裡，尚未發現無量壽佛的作品，就連提到往生西方的造像記也不過7則而已，當然更不見無量壽與彌勒並列造像的雕製。此外，雖然南朝和山東的彌勒下生信仰都比上生信仰盛行，彌勒造像也多作身著佛裝的彌勒佛像，可是南朝常見的彌勒佛倚坐像²²⁰在山東北朝佛教造像裡卻從未發現。這種圖像和風格發展並不完全同步的狀況，顯示佛教美術發展的複雜性。至於為何會有如此的差異？尚有需學者們共同努力，以解開這個謎團。

218 原載於《考古學報》，1989：4，頁389-412；後收錄於氏作，《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176-199。

219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44。

220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頁184。

附錄一：山東劉宋和北魏佛教造像題記資料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1	劉宋	元嘉二十八年	451	劉國之造彌勒像記	元嘉廿八年歲在辛卯□□劉國之／今宗齊郡，爲父母造彌勒像／一區，願彌勒出世，德（當作得）成佛道。／劉國之像。		青州	佐藤，頁97	佐藤智水言：「文中的宗齊郡在拓本裡是家齊郡。」齊郡郡治在今山東臨淄縣。
2	北魏	太平真君三年	442	鮑纂造像記	大魏天平真君三年／歲次壬午四月戊寅／朔十有八日乙未，／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鮑纂，單宦在臺，減割／□口之儲，父刑邢邢／縣令、亡母王，造茲石／浮圖、大涅槃經一部。願／皇帝陛下，享祚無窮，／父身延年益壽，父母／將來生彌勒佛前，合家眷屬，普家（當作蒙）□餘／福，子孫咸受福慶。	清末出土於山東		北圖，第3冊頁8	此像雖爲山東出土，但造像主爲定州常山（今河北正定縣）人，此像可能非出自山東工匠之手。
3	北魏	皇興三年	469	趙璿造彌勒像記	唯大魏皇興三年，定州中山郡／趙璿爲亡父母、亡兄，造彌勒像一／區。若在三途，速令解脫。若生人間，／王侯子孫。捨身處身，常與佛會。／願見（即現）世安隱（即穩），願願從心，使一切眾／生，普同斯願。	黃縣	光州	北圖，第3冊頁10	造像主爲定州中山郡（今河北定縣）人，此像可能非出自山東工匠之手。
4	北魏	太和元年	477	魏光州靈山寺塔下銘	維大魏太和元／元年歲次丁巳（當作巳）十二月／朔八日壬戌春，劉虎子、諸／葛洪、方山二百人等，敬造／靈塔。願六道三達，世榮資／福。合家眷屬，慧悟法果，永／離苦海，光作群生，咸同斯／慶。都邑主梁英才、維那牟文雍、塔主華智。	黃縣	光州	北圖，第3冊頁12-13	
5	北魏	太和二年	478	王上造多寶像記	太和二年，新台縣人王上爲亡父母造多寶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1	新台縣在今山東濮東，北魏時屬青州。
6	北魏	太和二年	478	落陵委造觀世音像記	太和二年□□□落陵委爲亡父母造觀世音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1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7	北魏	太和二年	478	劉氏造彌勒像記	太和二年歲在戊午，阜／城□□妻劉敬造彌／勒尊／像，願／彌勒／出世，夫妻□□／□□集自□□□。	惠民縣 溝盤河	青州	松原， 頁 250	
8	北魏	太和六年	482	范壽造彌勒像記	太和六年九月十八日，磐陽人／范壽造彌勒像一區。自爲／己身嬰疾，願使精明，又願／居家大小，不遭橫夭。		青州	六朝， 頁 96	磐陽（當作盤陽）在今山東嶧縣，北魏時屬青州齊郡。
9	北魏	太和七年	483	崔承宗造釋迦像記	大魏太和七年歲次癸亥十月朔日，齊州歷城崔承宗上爲亡父母，敬造釋迦象一軀，使亡父母託生紫府安樂之鄉，神飛三光，普照十地。展孝思／於靡滯脣。國祚之永隆，又願合家眷屬，老者／延齡，少者益筭，門騰榮葩，福流累葉，動／不遠於如來，三有群生，咸臻斯慶。大象主承宗妻楊淑妃敬立。	歷城	齊州	魯迅， 頁 15	
10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李晃之等造彌勒像記	太和八年十月十六日，發干縣人李晃之、李山之上爲（右側）父母，下爲二房眷屬，造彌勒像一區。若願二房（背面）大小常奉千聖，願願從心，所求如意（左側）		南青州	金銅佛， 頁 43	發干縣在今山東省堂邑縣西南二十三公里，北魏時屬南青州東安郡。
11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傅零度造彌勒像記	太和八年十月廿三日歲在甲子，魏縣人傅零度□爲夫娘造彌勒像一區，願生三男二女命□。		齊州	六朝， 頁 42	雖然《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稱，魏縣在今河北大名縣西南四十里， ¹ 地近山東。《中國歷史地圖集》稱，北魏時其屬相州魏郡。 ² 然而根據本資料之（28）和（56）條，齊州魏郡也有魏縣，其具體的位置在山東何處，待考。

¹ 戚勘龢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31 初版，1982 重印），頁 1339。²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頁 51。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12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丁柱造觀世音像記	太和八年太／歲在／甲／子辛未朔／九月十九日，樂／陵縣／人／丁柱爲上（當作亡）父，／造觀世像音（像與音反）／一軀。／丁利、丁苻兄弟六人，居家大小一十六口，願□心常與佛會。		青州	d'Argencé, p. 431	樂陵縣在今山東樂陵縣西南三十里，地近博興，北魏時屬青州樂陵郡。
13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丁柱造觀世音像記	太和八年太／歲在／甲／子辛未朔／九月十九日，樂／陵縣／人／丁柱爲上（當作亡）父，／造觀世像音／一軀。／丁利、丁苻兄弟六人，居家大小一十六口，願願從心，常與佛會。		青州	圖典， 頁 449	樂陵縣在今山東樂陵縣西南三十里，地近博興，北魏時屬青州樂陵郡。
14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造像記	太和八年四月三日，原郡□□……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 頁 21	
15	北魏	太和九年	485	程暈造像記	太和九在乙卯二月六日，高□母程暈爲亡母造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 頁 21	
16	北魏	太和十三年	489	李□□造像記	太和十三年四月廿日，陽？信縣人李□□造像一區，□供養，願願從心。		青州	松原， 頁 252	陽信縣在今山東無隸縣界，北魏時屬青州樂陵郡。
17	北魏	太和十三年	489	志歹真等造觀世音菩薩像記	維大代太和十三年／歲在／己巳／七月壬寅朔，東／平郡志歹真／如羅／太平／見女阿行，仰惟／能仁慈捨（疑作怜）窮子／俯□□／記□□／□□□□／□爲諸師造／觀世／音像，／悟无貳行，捨此女形。	河北平原縣出土	兗州	作者抄錄	東平郡郡治在山東范縣東南二十里，北魏時先屬兗州，後改隸濟州。
18	北魏	太和十四年	490	范清頭造像記	太和十四年二月廿日，博昌縣人范清頭爲父母造像一區，願□從心。		青州	六朝， 頁 42	博昌縣即今山東省博興縣，北魏屬青州樂安郡。
19	北魏	太和十四年	490	齊道和造光世音像記	太和十四年六月二日，安次縣／人齊道和爲亡父／母、眷屬等，敬／造光世音像一區，願見世安隱（即穩）。		青州	大村， 頁 188	安次縣在今山東臨淄地，北魏時屬青州高陽郡。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20	北魏	太和十四年	490	益□□造像記	太和十四年益□□□爲二□□身修一軀□□□……(以下磨泐不清)	諸城縣林家村鎮青雲村	青州	諸城，頁95	
21	北魏	太和年間	476 490	張道果等造彌勒像記	……日己……/青州樂陵/郡陽信縣/張道果謹/率邑義道/俗內外七十/八人等，敬/造彌勒像/一軀，上爲/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後爲七世父/母、因緣眷/屬，普願一/切眾生成/同斯福。(以下題名不錄)	蘭山	青州	魯迅，頁223-225	陽信縣在今山東無棣縣界，北魏時屬青州樂陵郡。
22	北魏	太和十七年	493	曹黨生造彌勒像記	太和十七年五月九日，高陽縣人曹黨生自爲身己，敬造彌勒一軀，願居家眷屬，見世安隱(即穩)，常與佛會。		青州	作者抄錄	高陽縣在今山東淄縣西北三十里，北魏時屬青州高陽郡。
23	北魏	太和十七年	493	嘉祥縣石佛記	太和十七年十二月……。	嘉祥縣南二十餘里洪山	兗州	大村，頁188	
24	北魏	太和十八年	494	妙音造釋迦像記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八日，太山郡奉/高縣法林寺尼妙音，爲弟子法/達敬造釋迦像，願眷屬、師僧、父/母，及一切眾生，在所生處因莊嚴/淨，面奉聖容，仰諮道教，一聞/法言，位登无生脫。若行建墮/於非虔者，夜遇觀音大聖，/速念解脫，所願如此。像之/行建，雖是妙音，成道眾助，/名多難列，一豪之福，功彌/超?上，所願如是。	泰安大汶口興華村	兗州	泰安，頁868-869	奉高縣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北十七里，北魏時屬兗州泰山郡。
25	北魏	太和十九年	495	歐陽解愁造彌勒像記	大魏太和十九年，/勃海郡歐陽解愁說爲亡兒造/彌勒尊像，願令□□遇彌勒，□會說法，□無生□心。	高青縣青城至周村青胥溝	青州	高青，圖1	勃海郡郡治今山東高苑縣西北，北魏時屬青州。從文意觀之，「□遇彌勒，□會說法」這幾字當爲「值遇彌勒，三會說法」。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26	北魏	太和二十年	496	□ <u>佰定、王女明造像記</u>	安平縣人□佰定、王女明造像，太和廿年七月十五日。(四足題名不錄)	諸城縣林家村鎮青雲村	青州	諸城，頁95	安平縣在今山東臨淄縣東十里，北魏時屬青州高陽郡。
27	北魏	太和二十一年	497	丁花造像記	太和廿一年十二月十日，□……趙□妻丁花……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1	
28	北魏	太和□年	477 499	成僧造釋迦像記	太和□□□□十七日，齊州魏縣□□□佛弟子成僧……七世現在居家大小造釋迦像。□願使常見佛說法，眾惡不作，所願……敬□心供養。		齊州	松原，頁251	有關魏縣的考證，參見第(11)條備註欄。金申抄錄的年款為「太和六□□□十七日」，(金申，頁446)然從該像的風格觀之，此像當為太和晚年之作。
29	北魏	景明元年	500	石景之造二佛並坐像記	景明元年二月六日，佛弟子石景之父母造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2	
30	北魏	景明三年	502	紀天助造多寶佛像記	景明三年八月廿八日盧香(當作鄉)縣人紀天助造多保(當作寶)佛一區。		光州	萊州，頁957	盧鄉一在今山東平度縣西北，一在今山東省萊陽縣西南，據《魏書·地形志》北魏時屬光州東萊郡所轄。
31	北魏	景明四年	503	王平？壽造像記	景明四年／三月／卅日，安次縣／人王平？壽為／父母造像一／軀。		青州	Soper, Fig. 10 c、d、e	安次縣在山東臨淄地，北魏時屬青州高陽郡。
32	北魏	正始二年	505	朱德元造觀世音像記	正始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樂陵縣朱德元為父造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2	樂陵縣在今山東樂陵縣西南三十里，北魏時屬青州樂陵郡。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33	北魏	正始四年	507	□□造彌勒像記	□□四年歲在丁亥，廣平□□造彌勒像一尊。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8	
34	北魏	正始四年	507	張鐵武造多寶像記	正始四年十二月六日，陽信縣人張鐵武造多寶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2	陽信縣在今山東無棣縣界，北魏時屬青州樂陵郡。
35	北魏	正始五年	508	造千佛塔記	正始五年造千佛塔。	青州市黃樓鎮遲家莊北興國寺遺址	青州	興國寺，頁61	
36	北魏	永平三年	510	孫景仁造二佛並坐像記	大魏永平三年五月卅日，在平縣佛弟子孫警人造像一軀，願使長命仕官吉利，後願眷屬安隱（即穩）。		齊州	大村，頁209	茌平縣在今山東茌平縣西二十里，北魏時屬齊州東平原郡。
37	北魏	永平三年	510	范漢世造多寶像記	永平三年二月廿八日，陽信縣人范漢世，爲亡母造多保像一區，居家大小……。		青州	大村，頁209	陽信縣在今山東無棣縣界，北魏時屬青州樂陵郡。
38	北魏	永平三年	510	林君正造像記	永平三年六月朔五日，武城人林君正，爲父母，有爲居家大小，敬造佛像一區供養。		齊州	大村，頁209	武城縣在今山東武城縣西，北魏時屬齊州東清河郡。
39	北魏	永平四年	511	明敬武造觀世音像記	永平四年正月／六日，／佛弟／子明／敬武／原身五□患，／又爲所在／兄弟、姊妹／壽命／延長，／常无患痛，敬／造觀世音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中美全，頁35	依2003年考察校勘修訂。
40	北魏	永平五年	512	□道仙老妻造彌勒像記	永平五年三月□日，平原縣人□縣令□道仙老妻爲亡女敬造彌勒像一區，願使居家眷屬普同斯福。		齊州	松原，頁257	平原縣故城在今山東平原縣南二十五里，北魏時屬齊州東平原郡。
41	北魏	延昌二年	513	孫景□造像記	延昌二年三月一日，安丘縣人孫景□爲亡父母造像一區，現在供養。		青州	大村，頁209	安丘縣在今山東安丘縣西南。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42	北魏	熙平元年	516	趙仇保造像記	熙平元年二月廿二日，鄃縣人趙仇保□□□己、居家眷屬造像一區。		齊州	六朝，頁51	鄃縣在今山東省平原縣西南方，北魏時原屬齊州東清河郡，後改隸濟州。
43	北魏	熙平二年	517	劉□□造彌勒像記	熙平二年一月三十日，劉□□造彌勒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中美全，頁35	
44	北魏	神龜元年	518	孫寶愽造像記	大魏神龜元年歲次戊戌三月丙辰朔廿日乙亥，青州高陽郡安次縣人孫寶愽敬造尊像一軀，仰資父母，又願居家眷屬，現世安吉，一切群生，同歸彼岸。像主孫寶愽恭敬供養佛時。清信女佛弟子房令妃供養佛時。	石原在臨淄	青州	大村，頁234	安次縣在山東臨淄地。
45	北魏	神龜二年	519	崔懃造像記	魏員水散騎常侍中堅將軍三公郎中中散大夫高陽右司徒右長史崔鴻平西府益州長流參軍蠶役將軍齊州別駕司徒府城參軍東中郎九州二郡賈板臺使徐州曹參軍崔鶴齊州錄事參軍廣川太守崔鶴。唯大魏神龜二年歲次己亥九月戊寅朔十一日辛巳齊州東清河郡鄃縣人崔懃削減身資造石像一軀侍菩薩上皇帝陛下三公主司後爲居家眷屬咸同斯福像主崔懃用錢九千。法義兄弟廿五人各錢一百裁佛金色碑側以下題名不錄	淄博	齊州	石佛，圖64B	
46	北魏	正光元年	520	林廣大造彌勒像記	大魏正光元年八月念一日，東武城人林廣大爲父母有爲合門老小平安敬造彌勒像一區。		齊州	大村，頁235	東武城在今山東武城縣西北魏時屬齊州東清河郡。
47	北魏	正光二年	521	伊□造像記	大魏正光二年歲次辛丑夏六月五日佛子伊□上爲皇帝下爲父母兄弟姊妹二十三人敬造佛像一軀時時供養子子孫孫咸同斯福。	青島市楊學恕捐贈	青島	青島，頁47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48	北魏	正光二年	521	嚴小洛造像記	清信士嚴小洛、息男阿雋、清信女杜阿遡、亡父嚴阿男、亡母孫小陵。正光二年歲在辛丑七月丁酉口三日己亥，嚴小洛興口慈心減割，□□造石像一區，□□□屬，所願從□，復爲七世所生，龍華三會，願在初首。			魯迅，頁120	
49	北魏	正光三年	522	魏懷玉造釋迦像記	大魏正光三年歲次在壬寅三月癸巳朔八日庚子，／高陽縣人魏懷玉造釋迦／牟尼像一軀。上爲皇帝，有／爲亡父母、兄弟、居家眷屬、／有爲一切群生，普同斯福。／懷玉願未來世中，當脩万／□□□三寶，所願如是。王／男續。		青州	作者抄錄	北魏的高陽縣有二，一屬瀛州高陽郡，故城在今河北高陽縣東二十五里；另一屬青州高陽郡，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北三十里。從風格觀之，這尊造像爲山東之作，故此則題記所言之高陽縣，當屬山東青州。
50	北魏	正光四年	523	法義兄弟姊妹等造石窟像記	大魏正光四年七月廿九日，／法義兄弟姊妹等敬造／石窟像廿四軀，悉以成／就，歷名提記，／（以下題名不錄），喬伏香敬造釋迦像一軀，敬心供養。	歷城黃石崖	齊州	八瓊室，卷16頁1、頁3	
51	北魏	正光四年	523	項寄造像記	正光四年二十八日佛子項寄造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4	
52	北魏	正光四年	524	店子鎮造像記	大口正光四／年歲次□□／十月□□□／三日朔□□，慧□□□□／財，敬造□□／像一軀。□□／□福，上為皇／帝陛下、□□／父母師□、□／屬朋友□□／、一切群生，咸／同斯福。	博興店子鎮利城村	青州	作者抄錄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53	北魏	正光五年	524	道充造彌勒像記	大魏正光五年歲次甲辰八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青州高陽郡新城縣成／買寺主道充，率化剝邑、道俗法義、／兄弟姊妹二百人，敬造彌勒尊像一軀，／群生成同福慶。(以下題名不錄)	臨淄大夫店重興寺內	青州	八瓊室，卷16頁5-6	
54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法義造像記	大魏正光六年歲在己□五月廿□日，／青州齊郡臨淄縣人法義等十七人造／石像一軀，清信士佛弟子／張鳳、(以下題名不錄)。	益都朱崖莊	青州	臨淄，頁543下	臨淄縣在今山東臨淄縣。
55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張寶珠等造像記	大魏正光六年歲次乙巳四月乙亥朔十九日癸巳，清信佛弟子賈／智淵妻張寶珠等，并／爲七世父母、歷劫諸師、兄／弟妹、所親眷屬、香火／同邑，常與佛會。願令一切眾生，普同斯福。願弟／子等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眾苦，乃至成佛，心無退轉。	益都西王孔莊	青州	張寶珠，頁52	
56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曹望愷造彌勒像記 (台座)	大魏正光六年歲次乙巳三月乙巳朔廿日甲子。夫法道初興，則十方趣一，釋迦創建，則含生歸伏。然神潛涅槃，人於空境，形坐玄宮，使迷後軌。襄威將軍栢仁／令齊州魏郡魏縣曹望／愷，是以仰思三寶之蹤，／恨未逢如來之際。減己家珍，玄心獨撥，敬造彌勒下生石像一軀。願以建立之功，使津通之益，／仰爲家國、己身、眷屬，永／斷苦因，常與七世先亡，神升淨境，親表內外，齊沐法澤，一切等類，／共沾惠液。／堂堂福林，蕩蕩難名，知財非己，竭家精成。佛潛已久，今方現形。匪直普潤，六合揚名。	臨淄縣西桐林莊民宅牆間	齊州	圖典，頁476	有關魏縣的考證，參見第(11)條備註欄。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57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王世和等造像記	大魏正光六年歲次／乙巳六月甲戌朔□／□日戊子，青州樂□／□般縣王世和、王文、／王□、王伏會等法／義兄弟，□心敬造尊／像一軀，上爲／皇帝陛下、□□官伺牧，／又爲過去、未來、現在／父母、師僧、居家眷屬，／□爲法界□□蠕動／之類，□□□福／□□□□。	博興城東南四十里般若寺村東北	青州	廣饒博興，頁43	依2003年山東考察校勘修訂。
58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宣景建夫妻造彌勒像記	正光六年六月十日，北林在村□宣景建夫妻敬造彌勒像一區，□爲國家四方安靜，一切治生之類，普用其願。	臨流縣南古鎮後寨村出土	北徐州	松原，頁265	山東省臨流縣博物館藏。
59	北魏	正光年間	520 — 525	宋□造像記	大魏正光年十一月辛未朔□／八日戊□，清□亥□宋□敬造像／一區，爲亡□父……母□劫師僧、俱／家□□生西方□樂國□值／□□……願□從心，□／□□□□，並同其願。	山東臨朐明道寺出土	青州	明道寺，頁68	
60	北魏	孝昌二年	526	帥僧達四十人等造彌勒像記	□□□昌二年歲次丙午／□月戊辰朔二日己巳，青／州齊郡臨淄縣人帥僧達、／范伯孫、帥買、比丘道就、張／道仁邑義四十人等，敬造／彌勒尊像一軀，上爲皇帝／陛下、師僧父母，逮及己身、／居家眷屬，並爲一切邊／眾生，咸同斯福。／像主帥僧達願合家眷屬／常聞正法，值遇諸……（以下題名不錄）		青州	大村，頁238	臨淄在今山東臨淄縣。
61	北魏	孝昌二年	526	鹿登造像記	……／因緣……／□未之□□□聞人之□□□／□可恃，從□□願諸法□／□世眷屬，託生□境，諸□／等□，存者□青州□□德／□□□□□伯□紹不□□／大魏孝昌二年歲在丙／午□□□朔廿七日丙寅／略撰法義願造石像／之興□	益都北馬皆莊吉祥寺	青州	北圖，第4冊頁21	
62	北魏	孝昌二年	526	元氏法義卅五人造彌勒像記	大魏孝昌二年九月丁酉朔八日甲辰，／帝主元氏法義卅五人敬造彌勒像一軀，普／爲四恩三有、法界眾生，願值彌勒。／（以下題名不錄）	歷城黃石崖	齊州	八瓈室，卷16頁1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63	北魏	孝昌二年	525	陽信縣法儀六十餘人造彌勒像記	大魏孝昌二年／歲次丙午，／青州樂陵／郡陽信縣法儀／六十餘人，造彌勒像一軀。爲皇／帝坐（當作陞）下、七世／父母、一切眾生，／普同其願。王和之侍佛。（以下題名不錄）	博興龍華寺遺址出土	青州	作者抄錄	
64	北魏	孝昌二年	526	劉寧孝造像記	大魏孝昌二年十一月廿日，佛／弟子劉寧孝爲亡父母居家／眷屬造像一軀，治（當作值）佛聞法，／普爲一切眾生，共同此福。	駝山	青州	大村，頁233	
65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劉平周等造像記	大魏孝昌三年歲次丁未二……／……別將特節齊州太原郡……／虛□□□自得如大……／……條鬱茂於當……／……教勸化……／……殖因……／……子悉達……／……珎自然……／……天宮洗……／……合用絹一伯呴拾還市綵顧……（以下題名不錄）	原在郊城縣署	齊州	魯迅，頁149-150	太原郡郡治在山東長清縣東北。
66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法義兄弟一百餘人等造石窟像記	大魏孝昌三年七月十日，法／義兄弟一百餘人各抽家財，／於歷山之陰敬造石窟，影刊／靈像。上爲帝主法壇群生、師／僧父母、居家眷屬，咸預（當作遇）福慶，／所願如是。（以下題名不錄）	歷城黃石崖	齊州	八瓊室，卷16頁2	
67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邑義六十人等造如來像記	大魏孝昌三年歲次丁未八月辛卯朔十二日癸卯，青州齊郡臨菑縣。／夫玄寂漸奧，非幽原能惻；大木固影，則深根難拔。是以恢廓無方，挺然常湛，咨八浪以蕩煩，悌常／住之上上樂。然凝素淡洽，魔王伏之，高愧悔志，持神叩心稽顙。是以邑儀六十人等合率捨珎，尊祇／三寶，敬造如來石像一軀。上希法理，遍投鍾莫，欲洪扇慈風，廣濟群品，普矜等滋，亦同於斯矣。／使微明之徒實其暉，離婁之輩等其曜。獻心所宗，委諸玉宇，影勒銘功，永同常道者也。／乃作銘曰：肅肅端曜，穆穆聖容。秉摻常軌，凝性自邱。湛若無爲，万品祐宗。質栗金蘭，玉體神／朗，如彼受真身，振響暉曜，玄真黎庶，欽仰沖趣。漸廣絕墳陵漢，法理常居，明素自爛，玄棘垂／海，靡惻其岸。（以下題名不錄）	青州朱良鎮良孟村	青州	魯迅，頁159-162	臨淄在今山東臨淄縣。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68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法義九 十人造 磚塔記	大魏孝昌三年歲次丁未九月癸酉朔十七日丁丑，法義九十人等敬造磚塔一塼，各爲七世父母、現存眷屬。石化、李承伯、李起宗、(以下題名不錄)	博興	青州	山東金石，頁9290上一下	
69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比丘道休造彌勒像記	比丘僧緒供養、/比丘僧援供養、/比丘惠偊供養佛。/大魏孝昌三年次丁未二月十五日，比丘道休爲一切眾生，敬造彌勒石像。/大魏孝昌三年正月二日奉詔建立皆公寺。	廣饒城西南十五里楊造寺村皆公寺遺址	青州	魯迅，頁155	
70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僧慶造 像記	魏孝昌三年七月廿日，飛/流泉寺比丘僧慶，爲亡母、/未亡妹神珠、現□存/父繼母，及已慶身弟等，/居家大小，願生生世世□/離三涂(塗)，師僧□□□普同其□……	臨朐明道寺遺址	青州	明道寺，頁68	
71	北魏	孝昌四年	528	鹿光熊 等造彌勒像記	大魏孝昌四/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朔/五日丙申，青/州齊郡臨淄/縣，鹿光熊等/敬造彌勒尊/佛一軀，上爲皇帝陛下、師/僧、父母、居家/眷屬、一切眾/生，咸同斯福。	石歸益都蘇氏	青州	魯迅，頁163	臨淄在今山東臨淄縣。
72	北魏	孝昌四年	528	張蓋德 造像記	大魏孝昌四年歲次戊申，/正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清信士佛弟子張蓋德仰/惟福淺，少離覆育，發無上/願，造像一軀，願令未來世/中值遇，父母兄弟善□見(現)/今眷屬常與善會，一切蒼/生成同斯福，所願如是。(以下題名不錄)			作者抄錄	從風格與石材觀之，當爲山東之作。
73	北魏	建義元年	528	王僧歡 造像記	維大魏建義元年五月四日，清信士佛弟子雍州長安人王僧歡，敬造尊像一軀，上/願皇祚永隆，歷劫師僧、七世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女等，及善友知識、邊地眾生，常生佛/國，彌勒出世，龍華三會，願登初首。	歷城黃石崖	齊州	八瓊室，卷16頁3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74	北魏	建義元年	528	道勇造彌勒像記	魏建義元年歲次□申六月丁亥朔十□日辛丑，青州齊□□淄縣楊□寺比□□□道勇，敬造彌勒□□□四面尊像。上爲皇帝陛下，復爲亡父母、七世因緣、居家眷屬，□登果者。□先□□□□□，願生生□□□□佛會，並爲一切□□，輪迴□□，咸同斯福。		青州	大村，頁239	臨淄縣在今山東臨淄縣，北魏時屬青州齊郡。
75	北魏	永安二年	529	□□道夫妻造像記	大魏永安二年二月癸朔／□□九日□□，佛弟子／□□道夫妻二人知／曲兒常□□□□唯有／□□可□□□□願上爲／□……爲亡父母□□。	臨朐明道寺遺址	青州	明道寺，頁69	
76	北魏	永安二年	529	韓小華造彌勒像記	永安二年二月四日，清信女韓小華／敬造彌勒像一軀。爲亡夫樂醜兒與／亡息祐興、迴奴等，後已（當作己）身并息何虎，願／使過度惡世後，生生尊貴，世世侍佛。	青州市龍興寺遺址	青州	龍興寺，圖1拓片	
77	北魏	永安二年	529	紀和遵造像記	永安二年清信士佛子紀和遵造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4	
78	北魏	永安二年	529	唐承叔造彌勒像記	唐承叔爲亡父造像一區。／永安二年歲次辛（改己）酉正月乙丑十五日／丁卯，平壽縣清信士佛弟子唐薄，仰爲亡父，敬造彌勒像一區。願使亡者託生西方妙樂國土，見（現）在／居家眷屬值佛聞法，常與善居。／所願從心。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作者抄錄	
79	北魏	永安二年	529	樂陵太守等造天宮像記	永安二年歲次己酉十一月戊寅朔十四日辛卯，／樂陵郡陽信縣李僧保、青州刺史彭城王府鎮□將軍／行樂陵太守、夫人謝文□、次夫人縣台妙孫、（以下題名不錄）樂陵太守李文遷、／妻夫人蔣男莫、／（以下題名不錄）……／□□□身／天宮／振武將軍樂陵／太守李處真家／口天宮／像主李文／遷家口夫妻／男女現身天宮／……		青州	八瓊室，卷16頁13-14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80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比丘□□造彌勒像記	大魏永安三年□□七日壬寅，比丘□□敬造彌勒佛一軀。	臨淄石佛堂莊寺內	青州	臨淄，頁543下	
81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賈淑姿造石像記	大魏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十五日丁亥，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青州刺史中正崔和／妻賈淑姿，願竭賄玩，敬造石／像一軀，願永絕女刑（當作形），爲佛弟子，／居家眷屬并及六道，長辭苦／海，同獲常樂。	青州市龍興寺遺址	青州	龍興寺，圖8拓片	
82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比丘惠輔等造彌勒像記	大魏永安三年歲次庚戌八月甲辰朔九日壬子，青州齊郡臨淄縣高柳村比丘惠輔、比丘德定、比丘／僧詳、比丘惠爾、維那李懷、維那李元伯法義兄弟姊妹一百午（當作五）十人等，敬造彌勒尊像一軀，上爲／皇帝陛下、州郡令長，又爲七世父母、居家眷屬、亡過現存，普爲法界倉生，咸同斯福，所願如是。（以下題名不錄）	益都石佛莊	青州	魯迅，頁175-178	臨淄在今山東臨淄縣。依2003年山東考察校勘修訂。
83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孫容造觀世音像記	永安三年五月三日，孫容爲自己身，造觀世音像一軀。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4-25	
84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張明光造像記	永安三年像主張明光侍佛時。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龍華寺，頁817	
85	北魏	建明二年	531	造像記	建明二年歲次□□三月／□□□間年家□□□／□□上……興□□坐□／□□□□□願□□□。	臨朐明道寺遺址	青州	明道寺，頁69	
86	北魏	普泰年間	531 532	普泰年間造像記	大魏普……月廿四／日，諸縣鄉……婦／妹上爲亡父□……家／眷屬造石……	臨朐明道寺遺址	青州	明道寺，頁76	
87	北魏	太昌元年	532	馮貳郎造觀世音像記	大魏太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信士陽信縣人馮貳郎爲父母，造觀世音像一軀（以下供養人題名，不錄）。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博興，頁25	陽信縣在今山東無棣縣界，北魏時屬青州樂陵郡。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88	北魏	普泰二年	532	曇顏造彌勒像記	大魏普泰二年歲次壬子三月乙未朔月？一日乙未，昌國／縣新興寺尼曇顏，爲亡妹曇利敬造／彌勒金像一軀。願師僧、眷屬、弟子、父母、宗親、壹切眾／生，直生西方无量佛國，普同其富（當作福），所／願從心。		青州	水野，頁126	昌國縣在今青州市口埠鎮平昌寺村一帶。唯背光和台座爲北魏作品。菩薩像與背光和台座不屬同件作品，從風格觀之主尊的年代，當爲隋代。
89	北魏	普泰二年	532	孔雀造彌勒像記	普泰二年四月八日，□弟子孔雀爲亡妻馬□造彌勒像一軀供？養，願之？從心？耶。	博興縣崇德村龍華寺遺址	青州	松原，頁270	
90	北魏	太昌元年	532	比丘尼惠照造彌勒像記	維大魏太昌元年□□／□比丘尼惠照爲亡父／母及亡孫阿元，敬造／彌勒一軀。上爲皇帝陛下、／師僧、父母，亡者直生西方／无量壽國，現存眷屬／常與善，自願己身／生生世世常作淨行／沙門，一切眾生成／同斯慶。	青州市龍興寺遺址	青州	龍興寺，圖9拓片	
91	北魏	永熙二年	533	延祥寺佛座題字	大魏永熙二年歲次癸／□三月己丑朔□□日／□清信士佛……／……法義……／……心……／……造石像一軀，……／洪道／在都受命休延，福鍾……／上爲皇祚永隆……／願同斯福。（以下題名不錄）	益都段家莊	青州	益都，頁418	
92	北魏	永興二年	533	馬祿造像記	永興二年三月一日，佛弟子馬祿爲身，造一軀聖□軀供之。	鄒縣平陽寺鎮平陽寺村	兗州	鄒縣，頁569	
93	北魏	普泰三年	533	封法造像記	普泰三年／十月一日，封法／造像一軀，願／生生世世直（值）佛／文（當作聞）法……山侍佛。	濰坊	青州	山東佛像，頁51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題名	造像題記	出土地或所在地	州治	出處	備註
94	北魏	永熙三年	534	法義兄弟二百人造像記	清信士魏令□。／維大魏永熙三年歲次□□□三／月癸未朔五日丁亥。／夫大覺遷方，託靈像以□，神法□／謝世，寄三乘以存教。自非遠鑿幽／源，寧能辨其由。是以法義兄弟二／百人等，識攬玄宗，敬崇正法，減割／家財，仰爲皇帝陛下，今爲七世／父母，營造微福，如訪石彌巖，攬珍／玄韜，采□妙手，敬造尊像一區，二／侍菩薩，嚴姿超絕，色精琨寶，光拂／紫虛，暉洞皎日。崇鬢鬚於幽蹤，依／悌於空谷者也。緣□微因，願令亡／者遊神西方淨□國土，現□同福，／長保週□，一切群生共沐□澤。此是定光佛出。（此一行在佛像右方）（以下題名不錄）	臨淄	青州	魯迅， 頁215-218	
95	北魏	年月 闕	386 534	□□□ 造釋迦 像記	……一月／……士佛／……造 釋迦／……直生西方／……地 悟无□……眷大小、見世 ／……邊地含生……	青州市 龍興寺 遺址	青州	龍興 寺，圖 10拓片	青州博物館 編號爲「標 本B73」。
96	大魏	年月 闕	386 550	田秀英 造像記	□大魏□□元年歲在□申十月 甲子朔五日戊子，弟子田秀英 敬造一佛兩菩薩，上爲亡夫主 高懷珍，命過當史（當作使） 上生西方慈是（當作氏）佛所， □□□生誤□□永離三途，莫 (當作)生淨土，後見息□兒 女明光，莫(當作長)生永樂， 無諸□□。願一切三途，受□ 眾生，盡受□人□。	臨朐法 雲庵	青州	臨朐， 頁21 上	

附錄二：山東劉宋和北魏佛教造像資料

編號	題記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造像名稱	尊像形式	主尊手印或持物	材質	尺寸	收藏地	出處
1	1	劉宋	元嘉二十八年	451	劉國之造彌勒像	單尊佛坐像	兩手結禪定印	金銅	11 cm	美國華府弗利爾美術館	Freer, 圖 73
2	2	北魏	太平真君三年	442	鮑纂造像台座					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	北圖, 第 3 冊頁 8
3	3	北魏	皇興三年	469	趙璿造彌勒像	交腳菩薩坐像	兩手結轉法輪印	石灰岩	40 cm	山東省博物館	作者考察所見
4	5	北魏	太和二年	478	王上造多寶佛像	二佛並坐像	兩尊皆兩手結禪定印	青銅	14.8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 圖 2
5	6	北魏	太和二年	478	落陵委造觀世音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持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持淨瓶	青銅	16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 圖 3
6	7	北魏	太和二年	478	劉氏造彌勒像	單尊佛坐像	兩手結禪定印	青銅	18 cm		松原, 圖 7
7	8	北魏	太和六年	482	范壽造彌勒像	立佛單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青銅	15.1 cm	日本靜岡佐野美術館	六朝, 圖 96

編號	題記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造像名稱	尊像形式	主尊手印或持物	材質	尺寸	收藏地	出處
8	10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李晃之等造彌勒像	立佛單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天衣	金銅	21.8 cm	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	金銅佛，圖版11
9	11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傅零度造彌勒像	立佛單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	青銅	11.6 cm		六朝，圖39
10	12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丁柱造觀世音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持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持淨瓶	金銅	16.5 cm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	d'Argencé, 圖20
11	13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丁柱造觀世音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持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持淨瓶	金銅	15.5 cm	日本私人	六朝，圖48
12	14	北魏	太和八年	484	□□造佛立像	單尊佛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	青銅	11.5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中美全，圖91
13	15	北魏	太和九年	485	程暉造佛坐像	單尊佛坐像	兩手結禪定印	青銅	8.8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5
14	16	北魏	太和十三年	489	李□□造佛立像	單尊佛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	金銅	11.3 cm		松原，圖77c
15	17	北魏	太和十三年	489	志歹真等造觀世音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持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握天衣	銅	21.7 cm	河北省博物館	松原，圖86a、b

編號	題記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造像名稱	尊像形式	主尊手印或持物	材質	尺寸	收藏地	出處
16	18	北魏	太和十四年	490	范清頭造佛立像	單尊佛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	金銅	11.4 cm		六朝，圖 40
17	20	北魏	太和十四年	490	益□□造佛立像	單尊佛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	金銅	11 cm	山東諸城市博物館	諸城，圖版捌：1
18	22	北魏	太和十七年	493	曹黨生造彌勒像	立佛單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金銅	14.5 cm	日本私人	作者考察所見
19	24	北魏	太和十八年	494	妙音造釋迦像背光			青銅		山東泰安市博物館	泰安，頁 868—869
20	25	北魏	太和十九年	495	歐陽解愁造彌勒像背光			青銅	13 cm	山東高青文管所	高青，圖 2
21	26	北魏	太和二十年	496	□僧定、王女明造佛坐像	單尊佛坐像	兩尊皆兩手結禪定印	青銅	12.4 cm	山東諸城市博物館	山東佛像，頁 25
22	27	北魏	太和二十一年	497	丁花造佛立像	單尊佛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青銅	10.1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 6
23	28	北魏	太和□年	477 499	成僧造釋迦像	立佛三尊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金銅	27.1 cm	日本大阪藤田美術館	松原，圖 72c
24	29	北魏	景明元年	500	石景之造二佛並坐像	二佛並坐像	兩手結禪定印	青銅	13.4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版 3：1

編號	題記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造像名稱	尊像形式	主尊手印或持物	材質	尺寸	收藏地	出處
25	30	北魏	景明三年	502	紀天助造多寶佛像	二佛並坐像	兩尊皆兩手結禪定印	金銅	12 cm	山東萊州市博物館	萊州，圖 1-2
26	31	北魏	景明四年	503	王平？壽造觀世音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持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持淨瓶	青銅	15.8 cm	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 in Rome	Soper, Fig. 10a
27	32	北魏	正始二年	505	朱德元造觀世音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持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持淨瓶	青銅	15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 7
28	33	北魏	正始四年	507	□□造彌勒像記	單尊佛坐像	兩手結禪定印	青銅	26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中美全，圖 95
29	34	北魏	正始四年	507	張鐵武造多寶佛像	二佛並坐像	兩手結禪定印	青銅	13.4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 8
30	39	北魏	永平四年	511	明敬武造觀世音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金銅	17.6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 9
31	40	北魏	永平五年	512	□道仙老妻造彌勒像	立佛單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金銅	22 cm		松原，圖 112b, c
32	42	北魏	熙平元年	516	趙仇保造菩薩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持長莖未敷蓮華，左手握天衣	金銅	15.3 cm		六朝，圖 51

編號	題記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造像名稱	尊像形式	主尊手印或持物	材質	尺寸	收藏地	出處
33	43	北魏	熙平二年	517	劉□□造彌勒像	單尊佛坐像	兩手結禪定印	金銅	13.9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 10
34	44	北魏	神龜元年	518	孫寶信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殘，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152.4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Sirén, pl. 159
35	45	北魏	神龜二年	519	崔懃造像台座			石灰岩	45 cm	北京故宮博物院	石佛，圖 64
36	47	北魏	正光二年	521	伊□造佛立像	單尊佛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59 cm	山東青島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青島，圖 1
37	49	北魏	正光三年	522	魏懷玉造釋迦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青銅	26 cm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	有鄰館，圖 21
38	51	北魏	正光四年	523	項寄造佛坐像	單尊佛坐像	兩手結禪定印	青銅	7.7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 11
39	55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張寶珠等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220 cm	山東省博物館	松原, 圖 166b
40	56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曹望信造彌勒像(台座)			石灰岩	51 cm	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	圖典，圖 123
41	57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王世和等造佛立像	單尊佛立像	兩手殘	石灰岩	230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廣饒博興，圖 4、5

編號	題記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造像名稱	尊像形式	主尊手印或持物	材質	尺寸	收藏地	出處
42	58	北魏	正光六年	525	宣景建夫妻造彌勒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銅	25 cm	山東省臨沂縣博物館	松原，圖 169b
43	59	北魏	正光年間	520—525	宋口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像	兩手殘	石	51 cm	山東臨朐縣博物館	明道寺，圖 4
44	67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邑義六十人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	兩手殘	石灰岩	254 cm	山東青州市博物館	廣饒，圖 4
45	69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比丘道休造彌勒像	立佛單尊像	兩手殘	石灰岩	346 cm	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	廣饒博興，圖 1
46	70	北魏	孝昌三年	527	僧慶造佛立像	立佛單尊像	兩手殘	滑石	34 cm	山東臨朐縣博物館	明道寺，圖 6
47	72	北魏	孝昌四年	528	張蓋德造佛立像	立佛單尊像	右手殘，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約 50 cm	台灣私人	作者考察所見
48	75	北魏	永安二年	529	□口道夫妻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殘	滑石	27 cm	山東臨朐縣博物館	明道寺，圖 8
49	76	北魏	永安二年	529	韓小華造彌勒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55 cm	山東青州市博物館	龍興寺，圖 1-6

編號	題記 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造像名稱	尊像 形式	主尊手印 或持物	材質	尺寸	收藏地	出處
50	77	北魏	永安二年	529	紀和遵造佛立像	單尊佛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青銅	7.7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 12
51	81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賈淑姿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54.5 cm	山東青州市博物館	龍興寺，圖 7-8
52	82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比丘惠輔等造彌勒像	立佛三尊像	兩手殘	石灰岩	198 cm	山東省博物館	作者考察所見
53	83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孫容造觀世音像	單尊菩薩立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青銅	14.3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博興，圖 13
54	84	北魏	永安三年	530	張明光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單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青銅	7.4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龍華寺，圖版柒：6
55	85	北魏	建明二年	531	建明二年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滑石	27 cm	山東臨朐縣博物館	明道寺，圖 10
56	86	北魏	普泰年間	531 532	普泰年間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殘	石灰岩	37 cm	山東臨朐縣博物館	明道寺，圖 13
57	87	北魏	太昌元年	532	馮貳郎造觀世音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金銅	24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中美全，圖 100

編號	題記編號	朝代	年代	西曆	造像名稱	尊像形式	主尊手印或持物	材質	尺寸	收藏地	出處
58	89	北魏	普泰二年	532	孔雀造彌勒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金銅	8.3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松原，圖 206a
59	90	北魏	太昌元年	532	比丘尼惠照造彌勒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殘，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51 cm	山東青州市博物館	龍興寺，圖 9
60	92	北魏	永興二年	533	馬祿造菩薩像	立菩薩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青銅	18.7 cm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	精萃，圖 177
61	93	北魏	普泰三年	533	封法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山東濰坊市博物館	山東佛像，頁 51
62	94	北魏	永熙三年	534	法義兄弟二百人造立佛三尊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156 cm	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石佛，圖 75
63	95	北魏	無年月	386 534	□□□造釋迦像	立佛三尊像	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	石灰岩	60.5 cm	山東青州市博物館	龍興寺，圖 10

附錄參考資料

縮寫	資料名稱
d'Argencé	Rénu-Yvon Lefebvre d'Argencé, <i>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Sculpture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i> ,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1974.
Freer	フリーア美術館編集, 《フリーア美術館 I》, 東京: 講談社, 1971。
Sirén	Osvald Siren, <i>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i> ,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5.
Soper	Alexander C. Soper, <i>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Bronzes</i> ,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ed Estremo Oriente, 1966.
八瓊室	(清) 陸增祥, 《八瓊室金石補正》, 收錄於《石刻史料叢書 · 甲編》(臺北: 藝文印書館印行, 1966), 第32冊。
大村	大村西崖, 《中國美術史彫塑篇》, 東京: 國書刊行會, 1980覆刻。
山東佛像	劉鳳君, 《山東佛像藝術》, 臺北: 藝術家出版社, 2001。
山東金石	(清) 孫葆田等, 《山東金石志》, 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 · 第二輯》, 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9, 第12冊。
中美全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全集 · 雕塑編3 · 魏晉南北朝雕塑》,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8。
六朝	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 《六朝時代の金銅仏》, 和泉市: 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 1991。
水野	水野清一, 〈北魏普泰二年金銅菩薩立像〉, 收錄於《中國の佛教美術》(東京: 平凡社, 1968)。
北圖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石佛	李靜杰, 《石佛選粹》, 北京: 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1995。
有鄰館	藤井有鄰館編, 《有鄰館精華》, 京都: 藤井有鄰館, 1992。
佐藤	佐藤智水, 〈北朝造像銘考〉, 收錄於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 · 六朝隋唐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頁56-115
作者抄錄	作者抄錄
明道寺	臨朐縣博物館, 〈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 《文物》, 2002: 9, 頁64-83。
松原	松原三郎, 《中国佛教雕刻史論》,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95。
金銅佛	大和文華館, 《中国の金銅仏》, 奈良: 大和文華館, 1992。
青島	孫善德, 〈青島市徵集一件北魏石造像〉, 《文物》, 1985: 1, 頁47。
根津	根津美術館, 《館藏佛教の美術》, 東京: 根津美術館, 1978。

- 泰安 吉愛琴，〈泰安大汶口出土北朝銅鎏金蓮花座等文物〉，《考古》，1989：6，頁568-569。
- 益都 （清）法緯堂，《益都金石志》（《益都縣圖志·金石志》），收錄於《石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第27冊。
- 高青 常敘政、于豐華，〈山東省高青縣出土佛教造像〉，《文物》，1987：4，頁31-35。
- 張寶珠 山東省博物館，〈北魏正光六年張寶珠等造像〉，《文物》，1961：12，頁52。
- 博興 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文物》，1984：5，頁21-31。
- 萊州 崔天勇，〈山東萊州市出土北魏銅造像〉，《考古》，1994：10，頁957。
- 鄒縣 胡新立，〈山東省鄒縣發現的北朝銅佛造像〉，《考古》，1994：6，頁569-570，564。
- 圖典 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精萃 呂常凌，《山東文物精萃》，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6。
- 廣饒 趙正強，〈山東廣饒佛教石造像〉，《文物》，1996：12，頁75-83。
- 廣饒博興 王思禮，〈山東省廣饒、博興二縣的北朝石造像〉，《文物參考資料》，1958：4，頁41-43。
- 諸城 韓崗，〈山東諸城出土北朝銅造像〉，《文物》，1986：11，頁95-96。
- 魯迅 魯迅，《魯迅輯校石刻手稿》（手抄本），無出版者，無年月。
- 興國寺 夏名采、莊明軍，〈山東青州興國寺故址出土石造像〉，《文物》，1996：5，頁59-67。
- 龍華寺 山東省博興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博興龍華寺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86:9，頁813-821。
- 龍興寺 青州市博物館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9。
- 臨朐 劉仞千，《臨朐金石續志》，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第28冊。
- 臨淄 舒孝先，《臨淄金石續志》，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第27冊。



圖1 劉國之造彌勒像 劉宋元嘉二十八年（451）美國華府 弗利爾美術館藏
《フリーア美術館I》圖73



圖2 劉惠造彌勒像 北魏泰常五年（420）
河北隆化文管所藏 劉建華提供



圖3 趙彌造彌勒像 北魏皇興三年（469）
山東省博物館藏 山東省博物館提供



圖4 劉氏造彌勒像 北魏太和二年
(478) 《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7



圖5 □□造像 北魏太和八年（484）山東
博興博物館藏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
魏晉南北朝雕塑》圖91



圖6 范壽造彌勒像 北魏太和六年（482）
日本靜岡 佐野美術館藏 《六朝時代の
金銅仏》圖96



圖7 曹黨生造彌勒像 北魏太和十七年
(493) 日本新田氏舊藏 作者自攝



圖8 成僧造釋迦三尊像 北魏太和（477-499）
晚期 日本大阪 藤田美術館藏 《中国佛教
雕刻史論》圖72c



圖9 妙音造釋迦像背光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山東 泰安博物館藏
山東泰安博物館提供



圖10 丁柱造觀世音像 北魏太和八年
(484) 日本私人收藏 《六朝時代の金
銅仏》圖48



圖11 王平？壽造觀世音像 北魏景明四年
(503) 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 in Rome藏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Bronzes, Fig. 10a



圖12 劉□□造彌勒像 北魏熙平二年 (517)
山東 博興博物館藏 《中國美術全集·雕
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95



圖13 □道仙老妻造彌勒像 北魏永平五年
(512) 《中国佛教雕刻史論》圖112b



圖14 佛立像 北魏晚期 日本私人收藏
作者自攝



圖15 明敬武造觀世音像 北魏永平四年
(511) 山東 博興博物館藏 《中國美術
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94



圖16 孫寶愬造立佛三尊像 北魏神龜元
年 (518) 山東省博物館藏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l. 159



圖17 楊懷玉造釋迦三尊像 北魏正光
三年 (522) 日本京都 藤井有鄰館藏
藤井有鄰館名信片



圖18 張寶珠造立佛三尊像 北魏正光六年
(525) 山東省博物館藏 作者自攝



圖19 皆公寺造像碑 北魏晚期 山東
東營市博物館藏 作者自攝



圖20 張白奴等造彌勒三尊像 東魏天平
二年 (535) 日本京都 藤井有鄰館藏
《有鄰館精華》圖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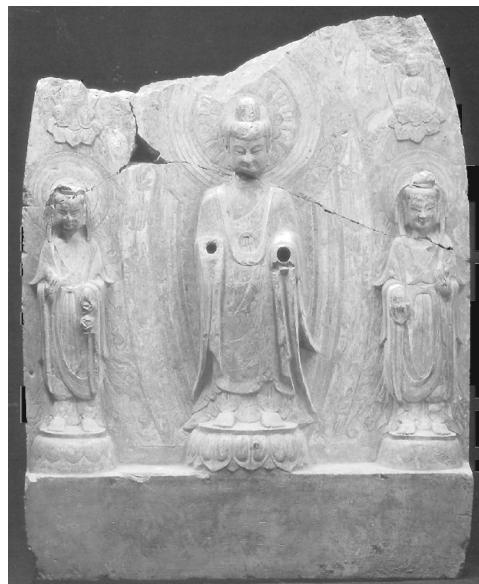


圖21 智明造立佛三尊像 東魏天平三年
(536) 山東 青州市博物館藏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30



圖22 立佛三尊像 北魏晚期 大窟
西壁 山東歷城黃石崖 作者自攝



圖23 脇侍菩薩立像 北魏晚期 大窟
西壁 山東歷城黃石崖 作者自攝



圖24 佛坐像 北魏晚期 大窟 東壁
山東歷城黃石崖 作者自攝



圖25 佛坐像碑 北魏晚期 諸城市博物館藏
〈山東省諸城出土の石仏について（二）〉圖1



圖26 韓小華造彌勒三尊像 北魏永安二年（529）山東 青州市博物館藏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1



圖27 張蓋德造立佛三尊像 北魏孝昌四年（528）私人收藏 作者自攝



圖28 賈淑姿造立佛三尊像 北魏永安三年（530）山東 青州市博物館藏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7



圖29 □□□造釋迦三尊殘像（標本B73）
北魏晚期 山東 青州市博物館藏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10



圖30 佛三尊殘像（標本B40）北魏晚期
山東 青州市博物館藏 《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11



圖31 立佛三尊像 東魏 臺北
震旦文教基金會藏 《雕塑別藏》圖11



圖32 封法造立佛三尊像 北魏普泰
三年（533）山東 濰坊市博物館藏
《山東佛像藝術》頁51



圖33 丈八佛 北魏晚期 山東博興縣
興國寺遺址 作者自攝



圖34 丈八佛 530年代 北魏末至東魏初
山東臨淄西天寺遺址 作者自攝



圖35 馮貳郎造觀世音三尊像 北魏太昌元年
(532) 山東 博興博物館藏 《中國美術全
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100



圖36 午獻造彌勒像 北魏正光五年
(524) 美國紐約 大都會博物館藏
《金銅佛》圖17



圖37 惠照造彌勒三尊像 北魏太昌元年
(532) 山東 青州市博物館藏 《青州龍
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9



圖38 法義兄弟二百人造立佛三尊像 北魏永熙三年（534）美國紐約 大都會博物館藏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l. 143



圖39 李晃之等造彌勒像 北魏太和八年（484）日本東京 出光美術館藏 《中國の金銅仏》圖版11



圖40 宣景建夫妻造彌勒像 北魏正光六年（525）山東 臨沂博物館藏 《中國國教雕刻史論》圖169b



圖41 志歹真等造觀世音像 北魏太和十三年（489）河北省博物館藏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93

北魏時期青、齊、兗等州地理位置示意圖

圖製元智古

